

# 為誰粉碎到虛空：1924年 「雷峰塔圮」事件的詩詞書寫

張子璇\*

## 提 要

作為舊體詩壇公共文化事件的「雷峰塔圮」具備參與者眾多、曠日持久的特點，詩人們題詠的對象多是出土的殘磚、石刻、經卷等雷峰塔的「遺珠」，而該公共事件的核心活動則是由周左季發起、陳曾壽實際主盟，清遺民群體以〈八聲甘州〉為詞牌題詠周左季所藏《寶篋印經》的唱和。值得注意的是，清遺民視倒掉的雷峰塔為政教存續戛然中斷的直觀象徵，黍離傳統下「黍離之悲—佛塔—國運」這一堅固的意義鏈條促使了雷峰塔在倒塌後完成了意義上的升格。在瀰漫著末世劫灰之感的〈甘州〉唱和中，清遺民群體賦予雷峰塔以「龍」的新奇形象；同時，具有高度互文性的唱和文本中也充斥著各種類型的模糊與錯位：如遺民們藉助部分佛教詞彙中「龍」「王」「天」的字面來曲折表意、傷悼帝制等。

對特定詩人如陳曾壽而言，雷峰塔圮同樣也是他個體生命歷程中的重大災難事件。陳氏對雷峰塔有著極深的戀地情結，縱向考察陳氏自辛亥以降直至雷

---

本文於111.04.11收稿，111.12.14審查通過。

\*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博士生。

DOI:10.6281/NTUCL.202212\_(79).0005

---

峰塔圮後這一階段內以雷峰塔為書寫對象的詩詞作品，可發現陳氏筆下雷峰塔形象、意義的變遷與陳氏心態嬗變之間的微妙關聯。此外筆者亦欲藉此文探討人、地與詩之間的互動，詩詞書寫對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獨特承載力，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舊文學間緊張微妙的關係等問題。

**關鍵詞：**雷峰塔、清遺民、陳曾壽、公共文化事件、個體生命事件

# For Whom Shattered to the Void: The Writing of Old Style Poetry on the Collapse Event of Leifeng Pagoda in 1924

Zhang, Zi-Xuan\*

## Abstract

As a public cultural event in the old-style poetry circle, “Leifeng Pagoda’s collapse”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objects of poets’ inscriptions are mostly unearthed bricks, stone carvings, sutra and other “remains” of Leifeng Pagoda. The core activity of this public event was initiated by Zhou Zuoji; Chen Zengshou actually led the alliance, and the group of Qing loyalists used “Bashengganzhou” as the cipai to inscribe ci poetry on the *Baoqieyinjing* collected by Zhou Zuoji.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Qing loyalists regarded the collapsed Leifeng Pagoda as an intuitive symbol of the abrupt interruption of their regime and Confucianism. Under the “shuli” tradition, the strong meaning chain of “sorrow of shuli-Buddhist pagoda-national fortune” prompted Leifeng Pagoda to complete the upgrading of its meaning after its collapse. In the responsorial poems of “Ganzhou” filled with the feeling of eschaton, Qing loyalists endowed Leifeng Pagoda with a novel image of “drag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

\* Ph. D. Student, Mr. Simon Suen and Mrs. Mary Suen Sino-Humanitas Institut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ighly intertextually responsorial text was full of various types of ambiguity and dislocation: For instance, loyalists used the literal meanings of “dragon,” “king” and “sky” in some Buddhist vocabularies to express their meanings in twists and turns, and mourned the monarchy.

For Chen Zengshou, a specific poet in this event, “Leifeng Pagoda's collapse” was also a major disaster in his personal life course. Chen had a very deep topophilia with Leifeng Pagoda. I longitudinally investigate Chen's poems which regarded Leifeng Pagoda as the object of the writing,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the after period of Leifeng Pagoda's collapse. So we can find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Chen's mentalit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image as well as meaning of the Leifeng Pagoda in Chen's writings. In addition, I also intend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ets, landscape and poetry, the unique bearing capacity of old style poetry writing to major social and historical events, as well as the tense and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Keywords:* Leifeng Pagoda, Qing loyalists, Chen Zengshou,  
public cultural event, individual life event**

# 為誰粉碎到虛空：1924 年 「雷峰塔圮」事件的詩詞書寫\*

張子璇

## 一、引言：詩詞書寫與雷峰塔形象、意義之嬗變

雷峰塔本名黃妃塔，是吳越國王錢俶出於慶祝黃妃得子及供奉佛螺髻髮這兩個原因而修建的，該塔內壁八面刻有《華嚴經》，塔身頂層更有眾多內置《寶篋印陀羅尼經》的藏經磚。雷峰塔的建造帶有獨特的紀念意義及宗教色彩，這也使得塔一建成便有著較強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sup>1</sup> 在世俗（黃妃得子）與宗教（供奉佛螺髻髮及佛經）的功能交織中，雷峰塔極易成為後人眼中吳越王國的歷史象徵。

但隨著時間推移，塔的原初意指也在逐漸淡化，最終不可避免地淪為單純的風景，在蘇堤春曉、平湖秋月、斷橋殘雪等西湖景致的環繞下，南宋時期的雷峰塔便以「雷峰夕照」的面目躋身新生成的「西湖十景」之一。<sup>2</sup> 「塔影初

---

\* 拙文初稿寫成於 2021 年 3 月，在修改過程中，承蒙業師張宏生先生數次點撥，以及《臺大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專家提供寶貴意見，感劬之心，無以言喻。在查閱資料時，又承蒙南江濤、路偉、趙王瑋諸師友襄助，並申謝悃。

<sup>1</sup> 巫鴻（Wu Hung）區分了「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與「紀念碑」（monument）這兩個概念，二者類似於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他認為「紀念碑性」和回憶、延續以及政治、種族或宗教義務有關。參看（美）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5。

<sup>2</sup> 王露：〈「西湖十景」的生成〉，載王露：《西湖景觀題名文化研究》（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 年），頁 31-39。

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甘園」（王洧〈湖山十景·雷峰夕照〉）、<sup>3</sup>「磬圓樹杪，舟亂柳津，斜陽又滿東角」（張矩〈應天長·雷峰夕照〉）、<sup>4</sup>「看滿鑿春紅，輕橈占岸，疊鼓收聲」（周密〈木蘭花慢·雷峰落照〉）<sup>5</sup>……在南宋詩人的筆下，暖色調的景象簇擁著雷峰塔，歷史、山水與漁樵在此間達成平衡。雖然雷峰塔在北宋末年遭受過「宣和兵火」（即方臘起義）的破壞，但南宋乾道七年（1171）始即有僧人智友發願主持重修雷峰塔，修復後的雷峰塔「佛菩薩像種種嚴飾，勝妙殊絕，得未曾有」，<sup>6</sup>因此在宋元及明初詩人的筆下，雷峰塔極少以頹敗之面目出現。

據清人陸次雲《湖壩雜記·雷峰塔》記載，明代嘉靖時雷峰塔為倭寇所焚，雷峰塔的形象至此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轉折。被焚燒後的雷峰塔「簷級皆去，赤立童然，反成異致」，晚明時雷峰塔即有「老衲」、「醉翁」之喻。<sup>7</sup>至此，雷峰塔辭別了纏綿靜謐的審美構境，轉而被納入充滿滄桑感的廢墟審美體系中來。「雷峰頹塔紫煙中，潦倒斜曛似醉翁」（明·張遂辰〈西湖柳枝詞〉其四）、<sup>8</sup>「黃妃塔頹如醉叟」（清·厲鶚〈北雙調清江引·雷峰夕照〉）、<sup>9</sup>「雷峰一塔頹唐甚，只替遊人管夕陽」（清·郭麐〈張氏湖樓作〉其二）<sup>10</sup>……雷峰塔的形象自此與「頹」字緊密相扣，從嘉靖兵燹到民國十三年（1924）的徹底倒掉，它歷經了廢墟化的過程。然而弔詭的是，雷峰塔在廢墟化的過程中被

<sup>3</sup> 轉引自《湖山便覽》卷1，〈紀盛〉「十景」條，見清·翟灝撰，顧莉丹點校：《翟灝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冊，頁21。

<sup>4</sup>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087。

<sup>5</sup> 同前註，頁3265。

<sup>6</sup> 參看雷峰塔出土之〈慶元修創記〉殘碑及釋文，詳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41-42。

<sup>7</sup> 清·徐逢吉等輯撰：《清波小志（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7。

<sup>8</sup> 王利器等輯：《歷代竹枝詞（初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頁321。

<sup>9</sup> 謝伯陽等編：《全清散曲》（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793。

<sup>10</sup> 清·郭麐：《靈芬館詩二集》（日本東京擁書城明治十七年石印本，1884年），卷1，頁6上。

賦予了新的意義，原初的紀念碑性亦藉由廢墟化而漸漸復活。恰如巫鴻（Wu Hung）說：「舊時紀念物的原貌不復存在，此時惟有其毀壞與衰敗引起觀者的一番感慨，從而賦予它們以另外一重意義。」<sup>11</sup>

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在分析巴黎埃菲爾鐵塔的象徵意義時說：「鐵塔吸引著意義，有如避雷針吸引著閃電。……人們可以不斷地把意義納入這種形式中（他們可以任意地從自己的知識、夢想和歷史中抽引出這些意義），而意義不會因此被限定和固定。」<sup>12</sup>這對雷峰塔而言又何嘗不適用呢？從吳越國的歷史象徵，到靜謐纏綿的山水典範，再到「老衲」、「醉翁」、「頹塔」的廢墟審美，人們不斷賦予雷峰塔新的形象與意義；而詩詞書寫無疑是雷峰塔形象、意義塑造與更迭的重要手段。

1924年9月25日午後，千年古塔雷峰塔驟然倒塌，轟動一時。它的倒塌成為了著名的公共文化事件，新文學家如魯迅、劉大白、徐志摩乃至後來的張愛玲，均有對該事件的書寫、發揮抑或記憶。以魯迅、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文學家常以《白蛇傳》故事為著眼點，視雷峰塔為鎮壓的象徵，為塔的倒塌而歡欣鼓舞，將歷代詩人苦心孤詣建構出的雷峰塔的象徵體系一併顛覆。可雷峰塔形象與詩詞書寫纏綿千載的關係並未中斷，一大批舊體詩人在雷峰塔倒塌後，仍在賦予已倒掉之雷峰塔新的意義。

## 二、憑誰管領，萬古斜陽： 作為公共文化事件的「雷峰塔圮」

雷峰塔倒塌後，絕大多數舊體詩人以哀傷的姿態憑弔遺跡，在他們作品的題

<sup>11</sup>（美）巫鴻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頁327。

<sup>12</sup>（法）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埃菲爾鐵塔〉，載（法）羅蘭·巴爾特著，李幼蒸譯：《符號學原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頁38。

目中，經常能看到「弔」的字眼：如師許〈重遊武林三首·弔雷峰塔遺址〉、<sup>13</sup> 聘儒〈弔雷峰塔甲子秋作〉、<sup>14</sup> 徐進（覺盦）〈弔雷峰塔〉、<sup>15</sup> 沈其光〈弔雷峰塔〉、<sup>16</sup> 睽姑〈弔雷峰塔〉、<sup>17</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sup>18</sup> 等。詩人們大多選用「雷峰塔圮」來稱呼這一事件，如陳曾壽〈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sup>19</sup>（《國聞週報·采風錄》又作〈八聲甘州·西湖雷峰塔圮後作〉）、<sup>20</sup> 樊增祥（樊山）〈雷峰塔圮，人拾得宋刻殘經不少，甫臣獲其一，裝成長卷，前有雷峰塔圖，後有錢忠懿王妃像，賦此應徵〉、<sup>21</sup> 徐珂（仲可）〈踏莎行·雷峰塔圮譜此哀之同劍芝作〉、<sup>22</sup> 迦陵〈甲子雷峰塔圮記之以詩〉<sup>23</sup>。

在詩詞的文體語境中，「圮」字往往與古跡的傾頹有關，如「待駕棲鸞老，故宮椒壁圮」（李賀〈昌谷詩〉）、<sup>24</sup>「古地多堙圮，時哉不敢言」（崔國輔〈漂母岸〉）<sup>25</sup> 等；更可引申為秩序的崩壞，如陸雲「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

<sup>13</sup> 師許：〈重遊武林三首〉，《清心鐘》第3卷第7／8期（1925年），頁4。

<sup>14</sup> 聘儒：〈弔雷峰塔甲子秋作〉，《益世報（天津）》第13版（1925年11月23日）。

<sup>15</sup> 覺盦（徐進）：〈弔雷峰塔〉，《津逮》第1期（1931年），〈覺盦零什〉，頁4。

<sup>16</sup> 沈其光：〈弔雷峰塔〉，《國學論衡》第6期（1935年），〈文苑〉，頁39。

<sup>17</sup> 睽姑：〈弔雷峰塔〉，《唯美》第14期（1936年4月），〈讀者園地〉，頁1。

<sup>18</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詞學季刊》第3卷第3號（1936年），頁158。

<sup>19</sup> 陳曾壽：〈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國學月刊（上海）》第1卷第1期（1926年10月），頁10。

<sup>20</sup> 仁先（陳曾壽）：〈八聲甘州·西湖雷峰塔圮後作〉，《國聞週報》第5卷第6期（1928年），〈采風錄〉，頁2。

<sup>21</sup> 樊山（樊增祥）：〈雷峰塔圮人拾得宋刻殘經不少甫臣獲其一裝成長卷前有雷峰塔圖後有錢忠懿王妃像賦此應徵〉，《鐵路協會會報》第169-171期（1926年），頁84。

<sup>22</sup> 仲可（徐珂）：〈踏莎行·雷峰塔圮譜此哀之同劍芝作〉，《國聞週報》第5卷第5期（1928年），〈采風錄〉，頁2。

<sup>23</sup> 迦陵：〈甲子雷峰塔圮記之以詩〉，《惠興女中》第5期（1935年3月），頁4。

<sup>24</sup>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註：《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31。

<sup>25</sup>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200。



末嗣，乃傾乃圮」（陸雲〈答兄平原詩〉）、<sup>26</sup>「金正圮德，水行失道」（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伐應詔〉）<sup>27</sup>等。與「毀」、「倒」、「塌」等字眼相比，「圮」字多了一層哀傷與溫情。因此，本文亦用「雷峰塔圮」來稱呼這一事件，「雷峰塔圮」詩詞書寫有如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 （一）規模：曠日持久，聲勢浩大

報刊是「雷峰塔圮」詩詞書寫的重要載體，刊登「雷峰塔圮」相關詩詞作品的刊物便有《學衡》《國學週刊》《華國月刊》《國學月刊（上海）》《國風（南京）》《國聞週報》《野語雜誌》《詞學季刊》《南社湘集》《益世報（天津）》《大公報（天津）》《鐵路協會會報》《實學》《津逮》《浙江月報》《學生文藝叢刊》《校風》《唯美》《揚溧金丹鎮聯合月刊》等等，其中不乏知名刊物；這場書寫的影響曠日持久，甚至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仍不乏該主題的詩詞作品刊出。

此外，用詩詞書寫「雷峰塔圮」的作者群及相關活動的參與群體亦十分龐大，據筆者統計，諸如李思純、吳昌碩、陳曾壽、鄭孝胥、陳三立、陳寶琛、樊增祥、沈尹默、俞平伯、馬一浮、張大千、馮煦、胡嗣瑗、胡樸安、況周頤、姚華、周慶雲、陳方恪、趙尊嶽、程頌萬、冒廣生、溥儒、郭則澐、林鷗翔、夏敬觀、夏孫桐、易孺、葉恭綽、朱祖謀、張爾田等名家均有參與。

### （二）主要方式：鍾情「遺珠」，題詠酬唱

大量作品圍繞雷峰塔磚及藏經展開，其中題詠、酬唱、同題共作之作居多。雷峰塔倒塌後隨即出土了吳越國時期的《寶篋印經》卷子、《華嚴經》石刻等

<sup>26</sup> 晉·陸雲撰：《宋本陸士龍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頁51。

<sup>27</sup> 梁·王筠撰，黃大宏校注：《王筠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18。

文物，「人拾得宋刻殘經不少」。<sup>28</sup>除了經卷，塔磚亦成為了人們青睞的收藏品，據俞平伯回憶，塔倒的下午「儼然有萬人空巷之觀……遊人雜沓，填溢於廢基之上，負磚歸者甚多」。<sup>29</sup>雷峰塔一朝淪為廢墟，由於它的倒塌而重見天日的經卷、石刻、殘磚，卻成為了它化身千百、根植世人記憶及觸發詩人共情的紐帶。詩人們面對這些雷峰塔的「遺珠」，自然感慨萬千，他們的主要活動有：

### 1. 題詠雷峰塔殘磚

如俞平伯即作有七言歌行〈西關磚塔塔磚歌〉，副題「為先舅父汲侯許君作」，以自己所藏「王官」磚及先舅父所藏「西關」磚為主要歌詠對象，將雷峰塔圯、孫傳芳入杭、吳越國遺事及與已故舅父之交情諸事，熔鑄於一詩之內，酣暢淋漓、一氣呵成。<sup>30</sup>詩中有句云「更有殘者一孔貫，截為硯型貯墨圓」，<sup>31</sup>正可與〈記西湖雷峰塔發現的塔磚與藏經〉中所記「我隻手取一無字殘品，橫貫有孔者歸，備作硯用」的字句互證。<sup>32</sup>將雷峰塔殘磚製作成硯台，當是彼時文人的一種風尚，姜丹書即有〈題自刻雷峰塔磚硯〉詩，他在詩序中說「余拾得一磚，今手鑄為硯」。作為畫家的姜丹書還在新製的磚硯上摹刻有雷峰塔的塔形，以供憑弔；「硯田存古貌，劫影已伶仃」，蒼涼無限。<sup>33</sup>

<sup>28</sup> 樊山（樊增祥）：〈雷峰塔圯人拾得宋刻殘經不少甫臣獲其一裝成長卷前有雷峰塔圖後有錢忠懿王妃像賦此應徵〉，頁 84。

<sup>29</sup> 俞平伯：〈記西湖雷峰塔發現的塔磚與藏經〉，載俞平伯著：《俞平伯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 年），第二卷，頁 36。

<sup>30</sup> 俞平伯：《燕知草》（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年），頁 26-30。亦可參看俞平伯著：《俞平伯全集》，第一卷，頁 391-393。

<sup>31</sup> 俞平伯：《燕知草》，頁 29。除〈西關磚塔塔磚歌〉外，俞平伯同期還作有一首七言歌行〈西關塔磚藏《寶篋印陀羅尼經》歌〉，參看俞平伯：《燕知草》，頁 31-32。

<sup>32</sup> 俞平伯：〈記西湖雷峰塔發現的塔磚與藏經〉，頁 36。

<sup>33</sup> 姜丹書：〈題自刻雷峰塔磚硯〉，《揚溧金丹鎮聯合月刊》第 5 期（1947 年 1 月），頁 29。

## 2. 題詠雷峰塔內之佛經石刻

吳昌碩有〈雷峰塔《華嚴經》殘石〉詩，其友胡樸安有詩作題為〈心安得雷峰石刻藏經，發匣抽書考證極確，為題百字記之〉，心安即篆刻家童大年。胡詩有句云「經卷斯世多，刻石人間少」，可見雷峰塔內的佛經石刻流佈於世者較為稀見，故題詠石刻之作亦較少。<sup>34</sup>

## 3. 題詠雷峰塔藏《寶篋印經》經卷

題詠經卷是「雷峰塔圮」詩詞書寫的最主要方式，這一主題的寫作中酬唱、同題共作之風尤盛。如王廷揚（孚川）即有七言古詩題為〈李君策昭寄示劉君仲夷《題雷峰塔陀羅尼經卷》詩，步和呈李君並呈劉君〉。<sup>35</sup> 華祝三亦檢得有塔中所藏《寶篋印經》，他將藏經裱作手卷，請友人題詠，林鵬翔即有〈浣溪沙·為華祝三題雷峰塔經手卷〉一詞；<sup>36</sup> 署名 GR 生的詩人亦為華祝三所裱之手卷作五言古詩一首，並題於卷尾。<sup>37</sup> 再如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寶篋印經》經卷（今藏常熟博物館），即有俞鴻籌所題七絕三首及孫祖同所題七絕兩首。<sup>38</sup>

最成規模的活動還屬諸家題詠周左季（名大輔，字左季）所藏《寶篋印經》，周左季是晚清民國時期的常熟籍藏書家，雷峰塔圮後得《寶篋印經》數卷邀諸家題詠。1925 年 8 月，陳曾壽、馮煦、胡嗣瑗、況周頤、吳士鑑在《華國月刊》上刊有題為〈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的同題之

<sup>34</sup> 吳昌碩等：〈雷峰塔《華嚴經》殘石（外三首）〉，《國學週刊》第 4 版（1925 年 2 月 25 日）。

<sup>35</sup> 孚川（王廷揚）：〈李君策昭寄示劉君仲夷《題雷峰塔陀羅尼經卷》詩，步和呈李君並呈劉君〉，《浙江月報》第 1 卷第 6 期（1928 年 1 月），〈幸存室詩文隨鈔〉，頁 1-2。

<sup>36</sup> 參看林鵬翔：〈浣溪沙·為華祝三題雷峰塔經手卷〉，《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 2 卷第 4 號（1930 年 11 月），〈文苑〉，頁 10。

<sup>37</sup> 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華祝三檢得塔中藏經裱作手卷囑題卷尾〉，《兵事雜誌》第 128 期（1924 年 12 月），〈詩錄〉，頁 9。

<sup>38</sup> 浙江省博物館編：《遠塵離垢：唐宋時期的〈寶篋印經〉》（北京：中國書店，2014 年），頁 72-75。

作。<sup>39</sup>同年，況周頤（蕙風）同其弟子趙尊嶽（叔雍）、陳運彰（蒙齋）在《野語雜誌》上刊有題為〈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的同題之作。<sup>40</sup>1929年1月，姚華在《學衡》上刊有〈八聲甘州〉一詞，詞序曰：「雷峰塔圯，零磚碎甃，時出《寶篋印陀羅尼經》，左季得一卷，屬題」。<sup>41</sup>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本《煙沽漁唱》卷七〈集外詞〉刊有章鈺（霜根）〈水調歌頭·題雷峰塔藏經〉一詞（詞牌「水調歌頭」「漁唱」誤作「大江東去」），另錄有郭宗熙（臣厂）、周學淵（息庵）、胡嗣瑗（悖仲）、陳曾壽（蒼虬）、郭則澐（蟄雲）五人的唱和之作〈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sup>42</sup>

又，陳曾壽、胡嗣瑗刊發在《華國月刊》《煙沽漁唱》的〈八聲甘州〉雖詞題不同，但詞的正文並無太大差異；況周頤刊發在《華國月刊》《野語雜誌》及《煙沽漁唱》的〈八聲甘州〉亦屬詞題有別而正文無異的情況，可見《華國月刊》與《煙沽漁唱》中詠的「雷峰塔藏經」，當亦為周左季所藏。又，1944年3月，錢毅在《風雨談》雜誌上刊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磚經手卷〉一詞，疑亦為周左季所藏經卷作。<sup>43</sup>受周左季之邀而題詠經卷的人應不在少數，除過

<sup>39</sup> 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華國月刊》第2期第8冊（1925年8月），〈文苑·詞錄〉，頁1-3。

<sup>40</sup> 蕙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野語雜誌》第1期（1925年），頁9-10。

<sup>41</sup> 姚華：〈八聲甘州·雷峰塔圯，零磚碎甃，時出《寶篋印陀羅尼經》，左季得一卷，屬題〉，《學衡》第67期（1929年1月），〈文苑·弗堂戊辰詞〉，頁9-10。

<sup>42</sup> 詳見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民國二十二年須社鉛印本，1933年），卷7，頁47上-48上。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16冊，頁509-511。

<sup>43</sup> 錢毅：〈八聲甘州·題雷峰塔磚經手卷〉，《風雨談》第10期（1944年3月），頁74。筆者按，錢毅生平事跡不詳，然同期《風雨談》還刊有錢毅〈漢宮春·詠北平中山公園鸚鵡〉一詞，似受到1942年遜清遺民題詠悼念原故宮五色鸚鵡（後因1924年馮玉祥「首都革命」而「淪落人間」）一事的影響，似可判定錢毅與清遺民群體有較大瓜葛。參看錢毅：〈漢宮春·詠北平中山公園鸚鵡〉，頁116。關於遜清遺民唱和吟詠故宮五色鸚鵡一事，詳見袁一丹：〈別有所指的故國之悲——延秋詞社〈換巢鸞鳳〉考釋〉，收錄於趙敏俐主編：《中國詩歌研究（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259-288。

以〈八聲甘州〉為中心的酬唱題詠外，徐行恭（曙岑）有五言律詩〈為周叟左季題雷峰塔藏經卷子〉，<sup>44</sup> 樊增祥有七言歌行〈周左季屬題雷峰塔小畫卷〉；<sup>45</sup> 可見除題詠經卷外，還有題詠畫卷之作。

#### 4. 題詠雷峰塔畫卷

畫卷往往附綴於經卷，題詠則通常附於畫卷之上。如嘉德拍賣公司 2016 年秋季拍賣會即成交了一幅張大千繪圖，鄭孝胥題寫引首，張大千、錢智修、沈尹默均有題詩的〈雷峰夕照並雷峰塔磚藏經卷〉。<sup>46</sup> 再如據夏孫桐〈高陽台·題塔影經緣圖卷〉之序，可知邵伯綱得陳曾壽題畫、裝卷且自題〈八聲甘州〉的雷峰塔藏經一卷後，遂徵友人為之題詠，夏孫桐〈高陽台〉即是為此而作。<sup>47</su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見雷峰塔畫卷中，有陳曾壽繪圖並題詩（詞）的卷子尤多，據柳向春〈雷峰塔藏經若干問題芻議〉，經陳氏繪圖題詠的至少有九卷之多，且多有友人題詠附和。<sup>48</sup>

#### 5. 撮錄雷峰塔經卷題詞為稿抄本

浙江圖書館藏有一冊名為《雷峰塔藏經卷題詞》的不標頁碼的民國稿抄本，匯集了抄錄者所藏塔經乙、丙兩卷的題詞，題詞形式為詩詞，開篇即抄錄了陳曾壽的〈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且未標明該題詞分屬哪一卷，根據抄本內乙、丙兩卷都有陳曾壽〈甘州〉詞和作的現象可推測，陳氏似在兩

<sup>44</sup> 曙岑（徐行恭）：〈為周叟左季題雷峰塔藏經卷子〉，《國聞週報》第 11 卷第 6 期（1934 年 2 月），〈采風錄〉，頁 2。

<sup>45</sup> 樊山（樊增祥）：〈周左季屬題雷峰塔小書卷〉，《鐵路協會會報》第 148-149 期（1925 年），頁 94-95。

<sup>46</sup> 張大千等：〈0697 雷峰夕照並雷峰塔藏經手卷設色紙本〉，雅昌拍賣·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近現代，拍賣公司：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6 年 11 月 12 日。下載自雅昌拍賣網站，瀏覽日期：2021 年 3 月 15 日。網址：<https://auction.arttron.net/paimai-art5094480697/>。

<sup>47</sup> 夏孫桐：《悔龕詞》（民國二十二年朱孝臧刻《滄海遺音集》本，1933 年），不分卷，頁 13 上-13 下。

<sup>48</sup> 柳向春：〈雷峰塔藏經若干問題芻議〉，載《古艷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28。

卷塔經上都題了詞。此外根據稿抄本末尾作者的統計草稿可知，乙卷還錄有約二十人的題詞（包括胡嗣瑗、馮煦、況周頤、周慶雲、吳士鑑、樊增祥、陳三立、張爾田、鄭孝胥、章鈺等），丙卷還錄有十七人的題詞（包括徐珂、沈焜、陳夔、王蘊章、季厚燾、林鵬翔、姚華、徐行恭等）。該抄本每面九行，每頁第一面右上角有「癸亥」字樣，右下角有「小螺山館傳鈔」字樣，全書正文第一頁有「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書印」篆章。<sup>49</sup>「浙江省立圖書館」是今浙江圖書館在 1927 年至 1953 年間的稱呼，據此可知「癸亥」應指 1923 年，然 1923 年雷峰塔尚未傾圮，那麼只能說明該抄本所用的箋紙造於癸亥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螺山館」與周左季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先從外部證據說起：例如浙江圖書館藏有小螺山館抄本《江村書畫目》（清高士奇撰），即有周左季題識；<sup>50</sup>再如《不得已》（清楊光先撰）民國十二年（1923）抄本亦有周左季校跋，且每頁右上有「癸亥」字樣，右下有「小螺山館傳鈔」字樣，與《雷峰塔藏經卷題詞》所用箋紙形製相同，據此可推測「小螺山館」似為周左季抄書時所用之別號。<sup>51</sup>而《雷峰塔藏經卷題詞》內文則有兩條更為明確的證據指向該書的抄寫人正是周左季：《華國月刊》所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的五首詞人詞作均可見於乙卷，且與小螺山館謄抄的次序基本相同（《華國月刊》五位詞人的出場順序是：陳曾壽、胡嗣瑗、馮煦、況周頤、吳士鑑，小螺山館謄抄《題詞》乙卷的前六位詞人依次是：陳曾壽、胡嗣瑗、馮煦、況周頤、周慶雲、吳士鑑），此外《野語》所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的三首詞人詞作亦均可見於乙卷，由是可見《華國月刊》《野語》所題的卷子與乙卷當是同一種，那麼作為塔經主人的抄寫者自然是周左季

<sup>49</sup> 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浙江圖書館藏民國抄本，年份不詳），編號善 003986，原書不分卷，不標頁碼，浙江圖書館誤著錄為「清抄本」。

<sup>50</sup> 王卓華著：《康熙博學鴻儒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336。

<sup>51</sup> 諸偉奇：〈《不得已》《不得已辯》《曆法不得已辨》之書名及版本〉，收入諸偉奇：《古籍整理研究叢稿》（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71。



無疑了。

從經卷到抄本，這些詩詞通過載體的遷移、文本的復刻及次序的重組，實現了新一輪的傳播。浙江圖書館所藏《雷峰塔藏經卷題詞》抄本也許並不是個例，而纂集、傳鈔的行為本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以詩詞書寫「雷峰塔圮」所具備的接受度和感染力。

## 6. 題詠雷峰塔照片

如易孺即作有〈大江東去〉（即〈念奴嬌〉）一詞傷悼雷峰塔的倒塌，用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韻，題寫在其友梁傑廷居士所攝的雷峰塔照片上，易孺在詞序中有交代這一題詠的緣起：「應傑廷誼兄命，題其手攝西湖雷峰塔擴大小影。影後未幾時，塔遂圮云，即以此哀之。」在詞的開篇易孺寫道：「湖山信美，留不住、殘霸當年英物。自有斜陽，消受盡、天末愁紅半壁。」雷峰塔雖歷經千年，卻終不免於成住壞空的命運，令易孺不得不感歎「留不住」所帶來的遺憾和悲哀；下片雖不改深沈哀慟的情感基調，但同時易孺也提及了「鏡中留得前身」、「從容傳影」等由攝影術帶來的微妙體驗。<sup>52</sup>再如梁希作有〈題雷峰塔遺影並眎颺丞〉一詩，颺丞即其友李寅恭之字，詩中對攝影術的感知與書寫，更多歸結在實體崩塌而影像猶存的「幻」上——「古塔黃妃八百霜，獨留幻影在錢塘」，這也是值得關注的。<sup>53</sup>

巫鴻認為拓片是廢墟的替身，<sup>54</sup>殘磚、石刻、經卷、畫卷、抄本、相片……這些形式豐富的雷峰塔遺珠及複製品，又何嘗不是廢墟的替身呢？巫鴻分析過「跡」與「廢」的不同，他說：「從嚴格意義上講，『墟』只是冥想的對象，因為古代建築的原形已不復存在；『跡』則提供了廢墟的客觀標記，無始無終

<sup>52</sup> 易孺著，《永安月刊》編：〈大凡居士遺作一斑〉，《永安月刊》第34期（1942年），頁22。

<sup>53</sup> 梁希：〈題雷峰塔遺影並眎颺丞〉，《校風》第144期（1934年4月），頁608。

<sup>54</sup> （美）巫鴻著，蕭鐵譯：《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48。

地激發人們的想象和再現。」<sup>55</sup> 殘磚、石刻、經卷、畫卷，皆是「雷峰塔圮」後不斷激發詩人們想象與共情的「跡」。通過殘存碎片來構想失去的整體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常見認知形態，詩人們不必非得親眼目睹雷峰塔倒塌的瞬間、抑或蒼涼破敗的廢墟方有權力寫作，這些雷峰塔的替代品化身千百、流佈世間，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時空限制、用詩詞書寫「雷峰塔圮」事件的共情範圍亦得以擴展，這也正是這場公共文化事件得以如此聲勢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三）核心活動：遺民唱和，寄調〈甘州〉

筆者已於上文論證過了題詠雷峰塔藏《寶篋印經》經卷是「雷峰塔圮」詩詞書寫中最主要的形式，而諸家以〈八聲甘州〉詞牌為中心題詠周左季所藏《寶篋印經》的唱和（下文簡稱「〈甘州〉唱和」）又是同類活動中規模最大的。由是可見，「雷峰塔圮」事件詩詞書寫的核心活動自然是〈甘州〉唱和了。不僅從規模與形式上看〈甘州〉唱和當屬核心活動，事實上在劫後雷峰塔新的形象及象徵意義的生成中，這場唱和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其他章節將予以著重論述。

雖然這場唱和緣起於周左季，但實際上發揮唱和主盟者作用的卻是陳曾壽。陳曾壽以〈甘州〉詞題寫經卷後，率先在《華國月刊》上刊發了他與馮煦等四人的唱和，而況周頤等人在《野語雜誌》上刊發的唱和以及章鈺等須社<sup>56</sup>遺民詞人的唱和均受到了陳曾壽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小螺山館傳鈔的《雷峰塔藏經卷題詞》中發現了不見於其他文獻的陳夔、季厚燾、汪詒青、

<sup>55</sup> 同前註，頁 59。

<sup>56</sup> 須社是著名的遺民詞社，為天津流人文士所設立，且彼時遜帝溥儀寓居天津，故天津遺老雲集。據袁思亮〈煙沽漁唱序〉，須社「起戊辰（1928）夏，訖辛未（1931）春，凡三年，得集盈百」。參看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序頁 1 上。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101。關於須社唱酬的詳細考證與研究，詳見林立：〈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2 期（2011 年 1 月），頁 205-245。



張鴻、張爾田、徐鼎康、王蘊章、楊元凱、金蓉鏡、金鶴翔、王紹宗共計十一人所作的〈八聲甘州〉詞，分屬周左季所藏乙、丙兩卷塔經的題詞中，其中張鴻、徐鼎康、王蘊章、楊元凱、王紹宗五人的作品皆是次韻陳曾壽的〈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sup>57</sup>此外，今藏於內蒙古圖書館的鈐有「杉村勇造」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經卷中，有陳曾壽次子陳邦直繪於「宣統甲子年（1924）十一月」的雷峰塔影一幅，並《八聲甘州》詞兩首，詞中不乏「從今後」、「斜陽」、「鎮南屏」、「孤撐半壁」、「殘山」、「諸天龍象」等等在字句上模擬其父主盟之〈甘州〉唱和的痕跡在。<sup>58</sup>

〈甘州〉本唐時教坊大曲名，屬邊地樂曲，本就有蒼涼悲壯之氣，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詞即為悲秋之什，蕭瑟哀愴，頗合詞牌本義。陳曾壽選用〈八聲甘州〉這一詞牌書寫雷峰塔圮雖不排除偶然性的存在，然蒼虬此詞被評「悲感蒼涼」、<sup>59</sup>「語甚悲壯」，<sup>60</sup>雷峰塔圮誠為悲哀之事且時序亦在秋日，正與〈甘州〉本義及柳詞傳統暗合。張宏生先生曾提出要思考同一模式的後繼創作對作品經典化所起到的重要意義，<sup>61</sup>以〈甘州〉書寫雷峰塔圮的模式自然對陳曾壽〈八聲甘州〉之經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正是陳曾壽及其「後繼者」的唱和，使得以〈甘州〉書寫雷峰塔圮的模式固定了下來。

1926 年 8 月，陳邦焯在《實學》雜誌上刊有〈八聲甘州·雷峰塔圮〉一

<sup>57</sup> 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 4 上 -10 下。

<sup>58</sup> 參看《寶篋印陀羅尼經（西關磚塔藏經）》（內蒙古圖書館藏北宋開寶八年版，975 年），內附有陳邦直題畫、題詞及「杉村勇造」印等。並參看〈從西湖到大草原：雷峰塔千年佛經現身內蒙古〉，《浙江在線新聞網站》，2005 年 2 月 28 日，網址：<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5/02/28/006064076.shtml/>。檢視時間：2022 年 3 月 28 日。

<sup>59</sup> 陳方恪評語。見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頁 158。

<sup>60</sup> 夏孫桐評語。見夏孫桐：〈高陽台·題塔影經緣圖卷〉，頁 13 上。

<sup>61</sup> 張宏生：〈戰爭書寫與記憶疊加——清代的《揚州慢》創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1 期，頁 68。

詞。<sup>62</sup> 1926年10月，陳曾壽又以〈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悖仲同年作〉為題重刊舊作，並附有胡嗣瑗《華國月刊》唱和舊作的修改版及周慶雲的和作，詞牌均為〈八聲甘州〉。<sup>63</sup> 1936年，陳方恪在《詞學季刊》上刊有〈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一詞。此外，陳曾壽《舊月移詞》中〈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後又附有一首〈八聲甘州（剔殘磚秋雨逗苔斑）〉，<sup>64</sup> 亦與雷峰塔圮事件有涉，據謝永芳考證當與前者作於同時或稍後。<sup>65</sup> 這些作品與題詠左季經卷事件均無直接瓜葛，但也選用了〈八聲甘州〉作為書寫雷峰塔圮的詞牌，足見以〈甘州〉寫雷峰塔圮這一模式的成熟。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參與〈甘州〉唱和的詞人在政治坐標上大多是清遺民，抑或是與清遺民有著密切關係。在〈甘州〉唱和之外，亦有不少清遺民為「雷峰塔圮」而作詩，如鄭孝胥、樊增祥等。清遺民與宋、元、明遺民相比有其境遇上的前所未有之處，忠君主義（loyalism）、華夷之辨自是歷代遺民賴以存在的常見政治倫理，但清遺民還要面臨共和與帝制這類「天水未造之例」<sup>66</sup> 的二元對立之拉扯。民國成立後既然「國無專屬」，自然由清入仕民國者亦「並無事二姓之嫌」，因此「不事二姓」的傳統倫理面臨著瓦解的危機；<sup>67</sup> 且清遺民在政治上幾無受到迫害，「政治遺民」的標籤顯然不足以支撐清遺民的存在倫理，他們更多地是「自我遺民化」，成為為「國故」與「道統」守節的文化

<sup>62</sup> 陳邦煒：〈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實學》第5期（1926年8月），頁68。

<sup>63</sup> 陳曾壽等：〈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悖仲同年作〉，頁10。

<sup>64</sup> 陳曾壽編著，陳文欣點校：《舊月移詞選（附舊月移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67。

<sup>65</sup> 謝永芳：〈陳曾壽年譜〉，收錄於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三十五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88。

<sup>66</sup> 徐沅在〈煙沽漁唱序〉中曾這樣感歎清遺民所面臨的前所未有之處境：「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吾人今日所遭，其亦天水未造之例也。」參看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序頁3上，《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16冊，頁105。

<sup>67</sup>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584。

遺民。然而，為一不存在絕對政治與道德責任的「國故」或「道統」守節，卻更能體現出清遺民在情感上的忠純。

舊體詩詞是文化遺民書寫與凝聚記憶的重要形式，北京太廟的灰鶴、<sup>68</sup> 故宮的五色鸚鵡，<sup>69</sup> 都曾是遜清文化遺民集體哀思的承載對象。無論是灰鶴抑或是五色鸚鵡，用袁一丹的話說，它們都屬於「政權嬗變後脫落的、革命滌蕩未淨的『遺形物』（residue）」。<sup>70</sup> 倒塌前的雷峰塔無疑也是一個有著巨大象徵潛力的遺形物，但一旦塔倒，遺形物不存所帶來的震撼無疑是更巨大的。陳曾壽在〈甘州〉中焦慮地寫道「從今後，憑誰管領，萬古斜陽」，<sup>71</sup> 陳曾壽〈浣溪沙〉亦有句云「為誰粉碎到虛空」，<sup>72</sup> 胡嗣瑗也在〈甘州〉中慨歎「一角殘山誰主」。<sup>73</sup> 他們呼喚著「誰」，不只是為倒掉的雷峰塔招魂，更像是為抽象的君父本體（ontology）<sup>74</sup> 招魂。

### 三、五季、霸業與「龍」： 黍離傳統與雷峰塔新形象新意義之生成

雷峰塔本身的文化背景似乎並不足以支撐清遺民對這場詩詞書寫的主導，

<sup>68</sup> 關於遜清遺民唱和吟詠北京太廟灰鶴一事，詳見潘靜如：〈從太廟到和平公園：清遺民的太廟記憶及書寫〉，《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頁60-68。

<sup>69</sup> 關於遜清遺民唱和吟詠故宮五色鸚鵡一事，詳見袁一丹：〈別有所指的故國之悲——延秋詞社〈換巢鸞鳳〉考釋〉，頁259-288。

<sup>70</sup> 同前註，頁261。

<sup>71</sup> 陳曾壽：《舊月移詞選（附舊月移詞）》，頁167。

<sup>72</sup> 同前註，頁168。

<sup>73</sup> 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文苑·詞錄》，頁2。

<sup>74</sup> 王德威在〈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中說：「君父的本體（ontology）的亡佚頹敗是遺民的原罪負擔。」參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頁9。

按理來說一個開放象徵物的毀滅，任何人都有焦慮的權力。「斷磚委地靈誰乞，斜陽一鞭空去來」（柳敏泉〈雷峰塔〉）、<sup>75</sup>「霸圖衰歇知誰主」（徐珂〈踏莎行·雷峰塔圮贈此哀之同劍芝作〉）、<sup>76</sup>「一龕彌勒與誰同」（林鷗翔《浣溪沙·為華祝三題雷峰塔經手卷》）<sup>77</sup>……類似的句子還有不少。但清遺民的確佔據了詩詞書寫的主導權，因此更值得思考的是，有哪些來自文化傳統的因素或綫索促使清遺民成為書寫「雷峰塔圮」的核心群體呢？而雷峰塔又是如何在清遺民的筆下生成其新形象與新意義的呢？

### （一）當下與五季：巧合的焦灼

陳方恪在〈八聲甘州·弔雷峰塔〉的詞序中回憶說：「時值齊盧構患，孫氏乘其後，奄有兩越。孫軍入杭城，正值塔圮之日。」<sup>78</sup>「齊盧構患」即 1924 年發生於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的江浙戰爭，「孫軍」即孫傳芳部，孫氏趁鸚蚌相爭之際佔有杭州，巧合的是孫軍入杭正值塔圮之日，便觸動了傳統文人感時憂國的敏感神經及編織國族寓言的熱情。將孫軍入杭與雷峰塔圮二事關聯起來的詩人不在少數。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華祝三檢得塔磚中藏經袿作手卷囑題卷尾〉即有句云「此塔圮之日，說者謂非偶。杭州適易帥，先兆關禎咎」。<sup>79</sup>姜丹書〈題自刻雷峰塔磚〉詩序亦云：「……雷峰塔崩，是日適江浙內戰中軍閥孫傳芳自閩率大軍壓境之時，杭州人心惶惶，羣詫不祥之兆。」<sup>80</sup>時任杭縣縣長的陶在東在〈雷峰塔倒掉筆記〉中亦將孫軍入杭與雷峰塔圮二事放在一起書寫，除此之外，雷峰塔倒掉的陰曆八月廿七日正巧是孔

<sup>75</sup> 柳敏泉：〈雷峰塔〉，《南社湘集》第 8 期（1937 年 9 月），頁 97-98。

<sup>76</sup> 仲可（徐珂）：〈踏莎行·雷峰塔圮譜此哀之同劍芝作〉，《采風錄》，頁 2。

<sup>77</sup> 林鷗翔：〈浣溪沙·為華祝三題雷峰塔經手卷〉，《文苑》，頁 10。

<sup>78</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頁 158。

<sup>79</sup> 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華祝三檢得塔中藏經袿作手卷囑題卷尾〉，《詩錄》，頁 9。

<sup>80</sup> 姜丹書：〈題自刻雷峰塔磚硯〉，頁 29。

子誕辰，陶在東亦特別提及。<sup>81</sup>更有甚者，竟編織起「預言詩」來附會了，《無錫新報》即刊有一篇題為〈雷峰塔中之預言詩〉的短文：

西子湖畔，自雷峰塔傾圮後，時有外人之遊屐，憑眺攝影，留連不去。近有葡籍西人某氏，於圮塔亂磚中，獲得古碑一方（碑文未詳），又古磚一塊，磚上刻有鐘鼎文、詩數首，預言時局。其中關於過去之國變、如洪憲復辟、李純自戕、江浙血戰、奉直血戰等，事後思之，頗有暗合處，其中一首云：「泚（沐）猴上天台，一鶴忍相摧。弓長箭不利，亥尾絆嬰孩。獐狐夜長嘯，狸死動風雷。三起三眠日，蝠羣折翅回。莫愁湖上寄，落帽渡蓬萊。」<sup>82</sup>

預言云云，自是無端崖之辭。但詩人們熱衷將雷峰塔倒與「過去之國變」（諸如袁世凱復辟、直奉戰爭、江浙戰爭等）及孔子誕辰關聯起來，則說明雷峰塔倒掉後在傳統語境中產生了新的意義——作為政教存續戛然中斷的直觀象徵。雷峰塔圮與孫軍入杭及孔子誕辰在日期上的巧合，已足以令詩人們感到焦灼與不安；而塔生之時（五代）與塔圮之日（民國）的海內局勢又出奇地相似——均是九州分裂、諸侯爭雄，這就更令詩人慨歎咨嗟了。

以五代喻民國，是清遺民群體的一種常見書寫策略，這種比喻十分流行，甚至超出了清遺民群體的界限。林志宏即梳理過清遺民視時局如五代割據的諸多言論，如張其淦即撰有《五代詠史詩鈔》以投射當下，張學華亦撰有《五代史詠事詩》。惲毓鼎、郭曾炘、柯劭忞、章梲、許瑀等人均有以五代喻民國的言論，隱喻的背後主要反應的是遺民們對社會倫理失序的擔憂。<sup>83</sup> 陳方恪在〈甘州〉的詞序中即言：「夫肇始於五季蠶食之秋，復告終於九服魚爛之際，

<sup>81</sup> 陶在東：〈雷峰塔倒筆記（苗山今昔談之二）〉，《宇宙風（乙刊）》第22期（1940年3月），頁201。

<sup>82</sup> 茲：〈雷峰塔中之預言詩·鐘鼎文碑刻〉，《無錫新報》第4版（1924年11月28日）。

<sup>83</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頁182-184。

此一大事因緣，不知尚有旃旆迦王復作於陽羨劫灰之隙否？」<sup>84</sup> 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詩亦有句云：「為思五季亂，邦圖付瓜剖。」<sup>85</sup> 徐進〈弔雷峰塔〉詩更是感慨：「壽相千年殆定數，大千偶寄一微塵。」<sup>86</sup> 雷峰塔的宗教背景，倒是為它的生與死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啟示意義與宿命感。

彼時傳統文人視倒掉的雷峰塔為政教存續戛然中斷的直觀象徵，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遺民群體對雷峰塔圮一事尤為念念不忘且纏綿悱惻了，遺民與倒掉的雷峰塔之間通過「政教存續」的抽象所指建立起了天衣無縫的意義鏈條。相比一般的傳統文人，遺民與雷峰塔之間的意義鏈條更加牢固；失去實在形體的雷峰塔與失去抽象君父本體的清遺民，堪稱「天作之合」。

牟復禮 (F. M. Mote) 在一篇關於蘇州城市史的文章中說：「過去是由詞語，而非石頭構成的。」<sup>87</sup> 商偉在〈名勝的文本化與文本化的名勝〉一文中這樣形容黃鶴樓：「這一座高度文本化的黃鶴樓蔚然矗立在文學記憶的深處，也高聳於時間之流之上，天災人禍都不足以給它帶來損壞或造成威脅。」<sup>88</sup> 誠然，雷峰塔也是一座高度文本化的建築，它在形體上的倒塌並不足以撼動千年來早已根基堅固的文學記憶。但令人驚訝的是，倒塌後的雷峰塔卻完成了意義上的升格，即從「老衲」、「醉翁」的廢墟審美典範一躍躋身到家國、政教等宏大敘事的意義群體中去，它的背後定有某種堅實的傳統在支撐，這是值得我們做進一步探索的。

<sup>84</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頁 158。

<sup>85</sup> 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華祝三檢得塔中藏經袿作手卷囑題卷尾〉，〈詩錄〉，頁 9。

<sup>86</sup> 覺盦（徐進）：〈弔雷峰塔〉，〈覺盦零什〉，頁 4。

<sup>87</sup> 該句為商偉在〈名勝的文本化與文本化的名勝〉一文中的譯法，原文為：The past was the past of words, not of stones. 參看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年），頁 179。牟復禮的文章詳見：F.M.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千年中國城市史：蘇州的形態、時間與空間概念)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4(1973), pp35-65.

<sup>88</sup>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頁 179。



## （二）從永寧寺塔、大報恩寺塔到雷峰塔： 黍離傳統下的「塔圮」

倒掉的塔究竟有著什麼魅力，竟誘惑著舊體詩人、尤其是遺民詩人為它孜孜不倦地書寫並升格它的意義？我們或許可以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出發，在歷史上既往的知名「塔圮」事件的文學書寫中尋找綫索。黃孝紓〈弔雷峰塔文〉篇末云：「英靈不沫，鑒陸機漳水之篇；興廢可徵，備楊銜伽藍之記。」<sup>89</sup>「漳水之篇」即陸機〈弔魏武帝文〉，「伽藍之記」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黃氏無意中點出了雷峰塔圮背後一個重要傳統的線索。楊銜之北魏時曾為撫軍府司馬，北魏儼然人間佛國，首都洛陽佛寺尤多，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一書歷敘洛陽佛寺之興廢，以寄託亡國之感。

《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一開篇即記載了一座著名佛塔——永寧寺塔的興廢。永寧寺為北魏靈太后胡氏所建，寺中最为標誌性的建築即是「合去地一千尺」的九層木塔，楊銜之讚歎永寧寺塔「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整個永寧寺更是「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sup>90</sup>楊氏將北魏末年的重大歷史事件與寺塔興廢穿插在一起敘述，從北魏明帝與靈太后朝一直敘述到爾朱氏之亂及魏分東西，在楊銜之的筆下，永寧寺塔與北魏國運二者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纏綿的關聯。永熙三年（534）二月，在北魏國運奄奄一息的孝武帝朝，永寧寺塔「為火所燒」，楊銜之這樣描述塔毀時的場景：

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事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

<sup>89</sup> 黃孝紓：〈弔雷峰塔文〉，《時報》第3版（1924年11月2日）。

<sup>90</sup> 參看北魏·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3-5及12。

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sup>91</sup>

王公百姓們「悲惜」、「垂類」抑或「悲哀」，不僅是哀悼曾經盛極一時的永寧寺塔，更像是在哀悼北魏一去不返的國運。在楊銜之敘事結構中，永寧寺塔毀滅後，接踵而來的便是北魏覆滅，魏分東西：「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挾，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sup>92</sup> 武定五年（547）楊銜之再次路過洛陽城，目睹劇烈的今昔差異，感慨萬千，在〈洛陽伽藍記序〉中這樣寫道：

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始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sup>93</sup>

《詩經·王風·黍離》的小序將詩旨釋為「閔宗周也」，其背景為「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廟宮室，盡為禾黍」。<sup>94</sup> 楊銜之與周大夫一樣，均是行役之人，而在上文所引的序文中，亦可見模擬〈黍離〉小序的痕跡。楊氏特別點明〈麥秀〉與〈黍離〉，更是說明經歷過亡國之痛的他與〈黍離〉中的「周大夫」產生了異代的共情。〈洛陽伽藍記序〉與〈城內·永寧寺〉這兩個文本，成功構建起了黍離之悲、佛塔、國運這三個不同範疇／概念的意義鏈條，而這個意義鏈條觸發的關鍵一環，正是佛塔的倒塌。

黍離之悲、倒掉的佛塔與國運，這條意義鏈條是穩固的，試再舉一例。

始建於明永樂年間的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金碧琉璃，千奇萬麗」，<sup>95</sup> 一度被視作南京的地標，甚至被來華傳教士譽為「東方最完美、最雄偉的建築

<sup>91</sup> 同前註，頁 31-32。

<sup>92</sup> 同前註，頁 32。

<sup>93</sup> 同前註，序頁 24-25。

<sup>94</sup> 參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釋文：《宋本毛詩詁訓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頁 117。

<sup>95</sup> 語出清·孫文川：《南朝佛寺志》，卷上，轉引自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年），頁 9。



物」，<sup>96</sup>而它的前身則是東吳時代的建初寺阿育王塔，此塔為「江南塔寺之始」，<sup>97</sup>其歷史意蘊不言而明。清初詩人王又曾（1706-1762）有〈登報恩寺浮圖〉詩，其結句云「安得神僧奉剎入雲去，無令承平士女悲滄桑」，這是詩人登臨已顯頹唐之貌的報恩寺塔時發出的傷心之語，不料竟一語成讖。<sup>98</sup>咸豐四年（1854）琉璃塔毀於太平軍之手，據胡祥翰《金陵勝跡志》，「髮匪覬其塔頂為黃金所鑄，用火藥轟之，復挖空塔座下基地，數日塔倒，寺遭焚毀」。<sup>99</sup>塔毀後引發的社會震動不小，金和、何紹基、顧雲等詩人即有作品吟詠此事。其中顧雲〈經報恩寺感成四十韻〉尤為淒愴，將「聚焚正魚爛」的國運、「遺構餘荒涼」的寺塔及黍離之悲熔鑄一爐。<sup>100</sup>

雷峰塔的倒塌亦然，既有堅實的文化傳統作為支撐，其意義的升格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值得注意的是，從永寧寺塔、大報恩寺塔到雷峰塔，在其意義升格的過程中，舊詩這種文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書寫作用。楊銜之雖然沒有直接以詩吟詠，卻提到了《詩經》中的〈黍離〉與〈麥秀〉，顧雲等人及陳曾壽等人的詩作，對大報恩寺塔及雷峰塔意義之升格所起到的書寫作用則是顯而易見的。

### （三）模糊與錯位：〈甘州〉唱和中的龍、霸圖、空王、正朔與《寶篋印經》

在以遺民群體為核心的傳統文人眼中，倒掉的雷峰塔是政教存續戛然中斷的直觀象徵，而支撐這一新象徵的雷峰塔，必然不會再以「老衲」、「醉翁」

<sup>96</sup> 參看（英）喬治·N·賴特（George N. Wright）著，何守源譯：《中央帝國》（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頁197。

<sup>97</sup> 語出明·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31，轉引自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頁4。

<sup>98</sup> 參看清·厲鶚等撰：《浙西六家詩鈔》，卷3，轉引自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頁93。

<sup>99</sup> 胡祥翰：《金陵勝跡志》，轉引自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頁128。筆者按，張惠衣所引胡祥翰《金陵勝迹志》為《中國美術》上卷本，又，南京出版社點校本誤作「吳祥翰」。

<sup>100</sup> 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頁106-107。

的形象出現在文本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震撼人心的新奇比喻——「龍」。陳曾壽將〈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收入《舊月移詞》時，增添了一段小序，序中即有句云：「半湖秋水，空遺蛻之龍身；無際斜陽，杳殘痕於鴉影。」<sup>101</sup>「遺蛻」的自然是倒掉的雷峰塔，陳曾壽〈八聲甘州〉云「早霸圖衰歇，龍沈鳳杳，如此錢塘」，即是以「龍沈鳳杳」喻雷峰塔倒。<sup>102</sup>周學淵〈八聲甘州〉云：「漫說龍飛鳳舞，乍亭亭臥水，月墜微茫。悵白蓮照影，霸業付空王。」<sup>103</sup>除此之外，唱和之作中張爾田的「好臨安、龍飛無主」，徐鼎康的「起陸龍蛇安在，回首失嚴裝」等句亦採用此種比喻。<sup>104</sup>以「龍」喻塔，的確新奇，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有句云「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亦只是以「龍蛇窟」比喻寺塔「磴道屈曲」的內部結構。<sup>105</sup>陳曾壽和周學淵以龍喻塔的同時，亦提到了霸圖／霸業，而在各自的〈甘州〉文本中，與龍、霸圖／霸業周旋的還有「空王」，陳曾壽之「寂寞禮空王」、周學淵之「霸業付空王」，均是如此。<sup>106</sup>《圓覺經》曰：「佛為萬法之王，又曰空王。」<sup>107</sup>「空王」是佛的尊稱，佛勘破紅塵，說一切皆空，又如何與人間的霸圖／霸業牽扯得上呢？<sup>108</sup>在〈甘

<sup>101</sup> 陳曾壽：《舊月移詞選（附舊月移詞）》，頁 166。

<sup>102</sup> 同前註，頁 167。

<sup>103</sup> 息庵（周學淵）：〈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歎藏經七寶鎮莊嚴）〉，載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卷 7，頁 47 下。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510。

<sup>104</sup> 參看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 7 上及 7 下 -8 上。

<sup>105</sup> 參看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9。

<sup>106</sup> 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卷 7，頁 47 下 -48 上。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510-511。

<sup>107</sup>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 年），頁 1271。

<sup>108</sup> 錢謙益〈西湖雜感〉其二有句云「而今縱會空王法，知是前塵也斷腸」，從時代上講應是遺民、西湖與「空王」意象三者較早的一次匯集。錢謙益〈西湖雜感〉凡七律二十首，是典型的遺民詩，〈西湖雜感序〉即有句云：「舊夢依然，新吾安往？況復彼都人士，痛絕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參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89、91。

州〉唱和的文本中，我們卻常能看到龍、霸圖／霸業及空王之間的拉扯，如：

甚怱怱龍象返諸天，悲魔豈尋常。便婆留霸氣，孤撐半壁，掃地堪傷。  
（胡嗣瑗〈八聲甘州〉）<sup>109</sup>

歎婆留唱後，霸圖無主，誰禮空王。轉眼鬢雲龍象，不壞劫金剛。  
（周慶雲〈八聲甘州〉）<sup>110</sup>

甚龍天彈指劫塵空，何人話黃妃。歎風流錦樹，千年霸氣，澹付斜暉。  
（郭則澐〈八聲甘州〉）<sup>111</sup>

作為帝王權力象徵的龍，自然與霸圖、霸氣抑或霸業有著意義上的密切關聯。但擁有佛教意味的「龍象」（佛教常用以喻諸阿羅漢中修行勇猛有最大能力者）、「龍天」（佛教八部中之龍眾與天眾）抑或「空王」，與人間的霸圖可謂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遺民們藉助龍、天、王的字面，利用其模糊的雙重表意性，再藉以霸圖、霸業、霸氣等詞彙的暗示，隱約構建出一幅傷悼帝制的模糊圖景。如「龍象」一詞亦可代指皇帝，齊己〈寄吳國西供奉〉詩即云：「瑤闕合陪龍象位，春山休記鷓鴣啼。」<sup>112</sup>明明是想借題發揮，藉雷峰塔倒塌的悲劇命運來凝聚遺民共情、以傷悼帝制，卻只得藉助雙重表意的模糊空間，進退維谷。

與此同時，雙重語境下的「龍象」、「龍天」、「空王」，與「劫塵」、「悲魔」等佛教詞匯夾雜在一起，也深刻地表露出遺民們面對前朝崩毀，有著末世劫灰、一切終將壞空的萬般無奈與覲面親證的切膚之痛。〈甘州〉唱和中提及

<sup>109</sup> 胡嗣瑗：〈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甚怱怱龍象返諸天）〉，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頁 10。

<sup>110</sup> 周慶雲：〈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渺觚棱天未倚寒煙）〉，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悃仲同年作〉，頁 10。

<sup>111</sup> 蟄雲（郭則澐）：〈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甚龍天彈指劫塵空）〉，載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卷 7，頁 48 上。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511。

<sup>112</sup>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頁 9560。

「龍」的句子還有「往日投龍玉簡，並金塗雕象，款識周遭」（吳士鑑）、<sup>113</sup>「定露盤飛去，東萊海上，收影龍宮」（陳方恪）<sup>114</sup>等等，亦可視作藉助字面來曲折地表意。既賦予倒掉之雷峰塔以「龍」的新形象，詞人們還以「主」謂之，如「一角殘山無主，試憑高送遠，笛外新霜」（胡嗣瑗〈八聲甘州〉，《華國月刊》《煙沽漁唱》作「一角殘山誰主」）、<sup>115</sup>「我亦湖山舊主，等蹉跎賢劫，八百年來」（趙尊嶽），<sup>116</sup>管領湖山千百年的「舊主」雷峰塔一朝轟然倒塌，這與遺民之「舊主」的遭遇又何其相似呢？

遺民筆下「主」不過是失勢的「舊主」，「王」只是空王，在章鈺的筆下甚至成了「降王」（章鈺〈水調歌頭〉云：「為問金塗埋徧，何事龍天不祐，末路作降王」）。<sup>117</sup>「龍」亦只是蛻身而去的、帶有濃重佛教意味的龍，而〈甘州〉唱和中的所謂的霸圖、霸業、霸氣，同樣亦令人費解。胡嗣瑗、周慶雲將霸圖與「婆留」聯繫起來，婆留即五代吳越王錢鏐的小名。錢鏐起於草莽，翦除叛臣後方據有兩浙之地，後建立吳越國、奉中原正朔，保境安民，堪稱一代雄主，胡嗣瑗「婆留霸氣」所言不虛。馮煦〈八聲甘州〉云「況值修羅舞戚，激怒潮千尺，弩射何方」，<sup>118</sup>姚華〈八聲甘州〉云「不到潮痕沒，猶認錢

<sup>113</sup> 吳士鑑：〈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古臨安王氣黯然收）〉，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文苑·詞錄〉，頁3。

<sup>114</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頁158。

<sup>115</sup> 胡嗣瑗：〈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甚怱怱龍象返諸天）〉，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文苑·詞錄〉，頁2。

<sup>116</sup> 叔雍（趙尊嶽）：〈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澹斜陽無語暝煙深）〉，載蕙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頁10。

<sup>117</sup> 霜根（章鈺）：〈水調歌頭·題雷峰塔藏經（壞劫佛難抹）〉，載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卷7，頁47上。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16冊，頁509。筆者按，「水調歌頭」《煙沽漁唱》誤作「大江東去」。

<sup>118</sup> 馮煦：〈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甚南樓一角日棲遲）〉，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文苑·詞錄〉，頁3。

王」，<sup>119</sup>季厚燾〈甘州〉亦云「憶靈旗江上，銅丸錢弩，潮怒胥降」，<sup>120</sup>均用到了錢鏐射潮的典故，周慶雲〈八聲甘州〉有句云「陌上花開緩緩，□金塗銀簡，愁換滄桑」，<sup>121</sup>用到的也是錢鏐與莊穆夫人吳氏的典故；但雷峰塔的建造與錢鏐並無關係，與雷峰塔建造故事有關的主人公當為錢俶與黃妃。在〈甘州〉唱和中，極少有人提及錢俶，提及黃妃的亦是寥寥，這種錯位無疑與錢俶本人作為吳越國末代國君的尷尬處境有關，清遺民們要寫「霸圖」、「霸氣」，自然策略性地迴避了錢俶而只提錢鏐，然而這種迴避策略又何嘗不是在迴避清遺民自身失國的尷尬處境呢？

這類錯位還體現在〈甘州〉唱和的其他方面。如胡嗣瑗〈八聲甘州〉下闕云：「認當年、中原正朔，是香孩、代謝幾滄桑。」（《國學月刊》作「認紀年、當書開寶，是香孩、代謝幾滄桑。」）<sup>122</sup>周慶雲〈八聲甘州〉下闕云：「更摩挲、清儀祕篋，共紀年，顯德閱興亡。」<sup>123</sup>「香孩」即宋太祖趙匡胤出生時「營中三日香」的典故，當屬美譽；<sup>124</sup>「開寶」為宋太祖年號，「顯德」為後周太祖郭威的年號，世宗柴榮、恭帝柴宗訓亦沿用之。胡嗣瑗筆下的「中原正朔」自然是指後周與北宋了，胡、周二入上闕既言吳越國霸業，下闕又為何錯置立場，對平定江南、使吳越痛失國祚的「中原正朔」含情脈脈呢？

吳越國自文穆王錢元瓘始專用中原年號，其國雖為宋朝兼併，但失國前猶有「中原正朔」可奉，失國後也並未面臨社會倫理體系的崩壞或更迭。清遺

<sup>119</sup> 姚華：〈八聲甘州·雷峰塔圮，零磚碎甃，時出《寶篋印陀羅尼經》，左季得一卷，屬題〉，〈文苑·弗堂戊辰詞〉，頁9-10。

<sup>120</sup> 參看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5下。

<sup>121</sup> 周慶雲：〈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愔仲同年作（渺觚棱天未倚寒煙）〉，頁10。

<sup>122</sup> 胡嗣瑗：〈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甚恩息龍象返諸天）〉，〈文苑·詞錄〉，頁2。

<sup>123</sup> 周慶雲：〈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愔仲同年作（渺觚棱天未倚寒煙）〉，頁10。

<sup>124</sup> 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一「香孩兒營」條云：「江鄰幾云：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人呼應天禪院為『香孩兒營』。」見宋·孔平仲撰，楊倩描點校：《孔氏談苑》（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01。



民在失國後亦失去了法理上的「正朔」，更可怕的是他們面臨著舊的社會倫理秩序的瓦解，他們在五代十國與民國重疊糾葛的歷史鏡像中感受到了巨大的荒謬、迷失與失落。〈甘州〉唱和中對後周與宋的含情脈脈，實則是清遺民對自身已缺失之「正朔」的迷戀。

〈甘州〉唱和中最大的錯位當屬題目與內容的錯位。諸家以〈八聲甘州〉詞牌為中心題詠周左季所藏《寶篋印經》，是〈甘州〉唱和的核心內容，但題詞的內容往往與《寶篋印經》的經義相涉甚少，常常出現題目／主題與內容的疏離。王蘧常曾在經陳曾壽、吳湖帆諸人題跋、收藏的雷峰塔藏經手卷後作跋曰：「生謂經後題詞多遺老，往往托興黍傷孤忠。獨於經義無一語，真如買櫝遺珠同。」<sup>125</sup>此卷雷峰塔藏經即有朱祖謀書況周頤詞〈八聲甘州·坐南屏煙翠晚鐘前〉，還有陳曾壽、趙尊嶽的題詞。<sup>126</sup>王蘧常指出的這種錯位實則是遺老們〈甘州〉唱和的通病，趙尊嶽〈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算是〈甘州〉唱和中言及佛教經義較多的一首，茲錄如下：

澹斜陽無語暝煙深，雀離失崔嵬。謔拈花諦妙，檀薰業淨，總付蒿萊。  
諸法本無空相，生滅不須哀。貝葉靈文在，翠澗荒苔。我亦湖山舊主，  
等蹉跎賢劫，八百年來。俛晴漪澄碧，明鏡亦無臺。儘能消、琅函寶軸，  
算眼中、一字一玫瑰。興亡感，問金塗塔，幾許沈藪。<sup>127</sup>

「拈花諦妙」即釋迦拈花、迦葉微笑的典故，典出禪宗典籍《五燈會元》；「諸法本無空相」當屬佛教重要教義之一，《金剛經》有「一相無相分」，<sup>128</sup>竺

<sup>125</sup> 王蘧常語轉引自顏維琦等：〈千年藏經一朝重光：雷峰塔經卷帶來的文化思考〉，《光明日報》第7版（2014年10月10日）。

<sup>126</sup> 見上海博物館編：《吳湖帆的手與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4-137。

<sup>127</sup> 叔雍（趙尊嶽）：〈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澹斜陽無語暝煙深）〉，載蕙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頁10。

<sup>128</sup> 參看丁福保撰：《金剛經箋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2-77。

道生《注維摩經》有云：「諸法無相，即法空也。」<sup>129</sup>「明鏡亦無臺」語出六祖慧能，見《壇經》，屬禪宗典故。這些典故都屬佛典中的熟典，但均與《寶篋印經》無涉。《寶篋印經》全名《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其中〈陀羅尼咒〉的部分屬東密、唐密三大神咒之一，密宗色彩濃厚，與禪宗涇渭分明。趙尊嶽〈八聲甘州〉詞題雖為「題雷峰塔藏經」，但他對《寶篋印經》本身的經義到底了解多少？恐怕是值得懷疑的。至少在他的〈甘州〉文本中，我們看到的僅是與《寶篋印經》關聯甚微的佛教熟典，以及對《寶篋印經》出土前後外在形態的描述（如「琅函寶軸」、「問金塗塔」等字句）。由是觀之，遺老們所作的只是模糊地借題發揮、「托興黍黍傷孤忠」<sup>130</sup>罷了。

在龍、霸圖、空王、正朔與《寶篋印經》等意象糾葛不清，所指曖昧不明的〈甘州〉唱和中，傷悼帝制的模糊畫面卻時有顯現，除了上文提及的龍、天、王的字面外，〈甘州〉唱和中時見「劫灰」（況周頤：「坐南屏煙翠晚鐘前，摩挲劫餘灰。」<sup>131</sup>張爾田：「賸昆池、灰裏祇胡僧。」<sup>132</sup>）、「新亭」（況周頤：「掩新亭涕淚，何物不荒萊。」<sup>133</sup>）、「露盤」（陳方恪：「定露盤飛去，東萊海上，收影龍宮。」<sup>134</sup>）、「鈞天夢」（陳方恪：「又是兵戈滿眼，溯鈞天夢破，草草沙蟲。」<sup>135</sup>）等暗示遺民哀思的典故。在明暗交織的意象與典故的簇擁下，遺民們唯一不晦言的便是悲涼哀傷的情緒，在〈甘州〉唱和之中，斜陽、津梁、千年、滄桑、哀、興亡、悲涼等都是不厭其煩、反覆出現

<sup>129</sup> 晉·僧肇：《維摩經注》，轉引自石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漢魏六朝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79。

<sup>130</sup> 參看顏維琦等：〈千年藏經一朝重光：雷峰塔經卷帶來的文化思考〉。

<sup>131</sup> 況周頤：〈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坐南屏煙翠晚鐘前）〉，載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文苑·詞錄〉，頁3。

<sup>132</sup> 參看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7上。

<sup>133</sup> 蕙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頁10。

<sup>134</sup>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頁158。

<sup>135</sup> 同前註。

的高頻詞，試以「興亡」為例摘出數句：

不盡興亡感，宰堵波頹。（況周頤）

興亡感，問金塗塔，幾許沈蕙。（趙尊嶽）

不盡興亡遺恨，惜起劫餘灰。（陳運彰）<sup>136</sup>

更摩挲、清儀祕篋，共紀年，顯德閱興亡。（周慶雲）<sup>137</sup>

憶迴峯卓影，金經且晦，暗記興亡。（姚華）<sup>138</sup>

有冬青遺恨，一例感興亡。（陳曾壽）<sup>139</sup>

悵當時、黃皮梵夾，共劫塵、一例話興亡。（郭宗熙）<sup>140</sup>

試數興亡恨，彈指千年。（陳夔）

西關外，兩三野老，閒話興亡。（季厚燾）<sup>141</sup>

他們似乎毫不避諱用詞及句式上的重複與趨同，「不盡」、「感」、「一例」等詞彙與「興亡」的搭配屢屢出現，藉助已倒掉之雷峰塔的殘破軀殼，詞人們反覆重審著唱和群體的集體哀傷情緒，但此種情緒既不模糊、也不錯位。

此外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林立在研究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活動時，指出他們作品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現象十分明顯，而且清遺民的創作群體相對封閉，有著較強的排他性，林立又用「圈內記憶」（intragroup memory）的理論對這種現象加以闡釋。<sup>142</sup>「互文性」其實也暗示了唱酬文本

<sup>136</sup> 蕙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頁 9-10。

<sup>137</sup> 周慶雲：〈八聲甘州·雷峰塔圯同愴仲同年作（渺觚棱天未倚寒煙）〉，頁 10。

<sup>138</sup> 姚華：〈八聲甘州·雷峰塔圯，零磚碎甃，時出《寶篋印陀羅尼經》，左季得一卷，屬題〉，〈文苑·弗堂戊辰詞〉頁 9。

<sup>139</sup> 陳曾壽：《舊月簾詞選》，頁 167。

<sup>140</sup> 臣厂（郭宗熙）：〈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又牟尼密諦落人間）〉，載郭則澧等撰：《煙沽漁唱》，卷 7，頁 47a。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509。

<sup>141</sup> 參看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 4 上及 5 下。

<sup>142</sup> 林文詳見林立：〈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頁 205-245。



的趨同現象，但有趣的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sup>143</sup>的原創性傳統一直以來深刻地影響著古典詩人；與此同時，在崔顥、李白的時代就已蔚然成風的，詩人通過作品以爭奪名勝書寫主導權的現象，並不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消逝。<sup>144</sup>畢竟對於詩人——「靈感的祭司」（雪萊語）<sup>145</sup>而言，沒有人願意甘拜下風，承認自己被「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所困擾。究竟是什麼強大的壓力，竟使得這些彼時首屈一指的詞人們擱置了對雷峰塔圮這一事件書寫主導權的爭奪，繼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呢？

雷峰塔這一天然遺形物的倒塌，促發了遺民們對黍離麥秀之痛——同時也是對不合時宜的「逆反記憶」（contrary memories）<sup>146</sup>可能喪亡的空前焦慮，這時對危亡記憶的捍衛便成了遺民群體最為首要的任務，「影響的焦慮」被擱置，遺民們繼而團結地對抗可能被外部世界邊緣化以及遺忘的焦慮。而在這種境遇下，同質的書寫方式（詞牌、用韻、用典、遣詞、句法的相似）反而成為了遺民內部自我認同空前強化、以對抗遺民群體記憶被外界磨損的絕佳手法／策略，繼而壯大概嘆興亡、悼念故國的共同旋律。或者換一個層面來講，這種書寫策略也可被視作遺民們以群體的形態，試圖創造、加固對倒掉雷峰塔的象徵解釋權，同時與遺民群體之外的文學勢力爭奪對倒掉雷峰塔的書寫主導權。

<sup>143</sup> 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頁620。

<sup>144</sup> 關於詩人通過作品來爭奪名勝書寫主導權的現象，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一書對此有著深入的分析。

<sup>145</sup> 參看劉若瑞編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60。

<sup>146</sup> 「逆反記憶」是林立在《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中挪用 Jeannete Marie Mageo 於 *Cultural Memory: Reconfiguring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colonial Pacific* 一書中提出的「Contrary Memories」概念至清遺民研究的場域中來，指清遺民對清朝與帝制的懷念與二十世紀的主流話語相比是不合時宜的，因此他們的記憶是有悖於主流的「逆反記憶」。參看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9及337。

這種書寫策略既封閉又開放，封閉體現在書寫方式的趨同，而開放則體現這種群體寫作模式，向眾多認同群體價值的遺民們敞開，並向他們共享書寫策略及已有資源，不得不說這一現象是十分有趣的。

當然，〈甘州〉唱和之所以成爲「雷峰塔圮」詩詞書寫的核心活動，並能夠如此深刻地反應清遺民的心態與寫作企圖，也與詞體在書寫這一事件上體現出的文體學優勢有關。晚清民國時期常州詞派大行其道，〈甘州〉唱和中出現的「雙重表意」現象，實則就是早期常州派「意內而言外」<sup>147</sup>（葉嘉瑩稱之爲「雙重語境」<sup>148</sup>）詞法的引申。只不過與早期常州派「男女相思怨別之情—君子怨誹憂時之感」<sup>149</sup>這一雙重語境的經典範式不同的是，在晚清以降時勢動蕩、巨變頻仍的時代背景下，詞人們也在尋求「拈大題目，出大意義」<sup>150</sup>以擴寬詞的境界，比興寄托的對象自然不會只限於男女相思怨別的範圍。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黍離麥秀之悲，暗說則深，明說則淺」，<sup>151</sup>有趣的是，常州派詞論與彼時遺民在書寫黍離麥秀之痛的同時仍須適當隱匿不合時宜的「逆反記憶」以自我保護的寫作需求可謂不謀而合，這也正是詞體在「雷峰塔圮」詩詞書寫中佔據獨特位置的原因所在。

<sup>147</sup> 清·張惠言：〈詞選序〉，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617。

<sup>148</sup> 參看鍾錦、安易：〈遺音滄海如能會，便是千秋共此時——葉嘉瑩教授詞學訪談錄〉，收入葉嘉瑩：《弱德之美：談詞的美感特質》（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94-196。

<sup>149</sup> 張惠言〈詞選序〉云：「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清·張惠言：〈詞選序〉，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1617。

<sup>150</sup> 謝麗：〈邊緣人與採珠心：晚期常州詞派的上海書寫〉，《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8卷第6期（2018年11月），頁121。

<sup>151</sup>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頁167。

#### 四、十年魂夢憑依處： 作為個體生命事件的「雷峰塔圮」

陳麗軍梳理了魯迅、徐志摩、劉大白等新文學家在雷峰塔倒後的文學書寫後發現：「這種對日常生活中的風景頗具革命性的發現竟始於『死亡』。」<sup>152</sup> 這個結論對雷峰塔圮事件的舊體詩詞書寫亦同樣奏效，誠然，塔的倒塌引發了眾多詩人的關注，進而引發了其新形象新意義的萌生。然而對大多數詩人而言，為雷峰塔的倒塌傷悼並創作只是一個偶然事件，正是因為塔的倒塌才吸引了他們關注的目光，在為塔的倒塌哀淒歌哭後，這座「高度文本化」並極具象徵意義的塔便被「束之高閣」了，在其別集的其他角落幾乎再也尋覓不到雷峰塔的蹤影，如樊增祥、況周頤、陳方恪諸人均屬此類情況。但對某些詩人而言，雷峰塔對他們的個體生命卻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雷峰塔的書寫亦貫穿著他們的生命歷程，「雷峰塔圮」則是其生命歷程中極具象徵意義的重要事件，而〈甘州〉唱和的發起人及重要組織者陳曾壽就是這類詩人中的典範。

##### （一）從「奇景」到「壞塔」：書寫策略與心態嬗變

戀地情結（topophilia）是美國地理學家段義孚（Yi-fu Tuan）發明的詞語，是指人類對生存之物質環境所產生的依賴抑或眷戀情緒，他稱這種情緒為連接人與地的「情感紐帶」。人之所以會對某個地方產生依賴，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那個地方是他的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段義孚進一步闡釋道，當戀地情節變得很強烈時，人們便會明確，「地方與環境其實已經成了情感事件的載體，成為了符號」。<sup>153</sup> 照此理論，陳曾壽對雷峰塔及周邊的西湖景致堪稱有著極

<sup>152</sup> 陳麗軍：〈重新發現風景——論浙籍文人對「雷峰塔倒掉」事件的文學書寫〉，《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5期（2015年9月），頁1。

<sup>153</sup> 參看（美）段義孚（Yi-fu Tuan）著，志丞等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136。

深的戀地情結。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自號蒼虬，湖北蘄水（今浠水）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曾官至清廣東道監察御史，撰有《蒼虬閣詩》《舊月移詞》。辛亥革命爆發時，據其弟曾炬未刊手稿，可知「武昌兵變，全家陷城中」，蒼虬聞訊返鄂，後經漢口歸蘄水，尋又舉家移居上海。<sup>154</sup> 1913年蒼虬之母患咯血疾，病愈後其母遂移住杭州西湖畔，最終選擇在西湖一角的南湖建屋居住，因此蒼虬經常在南湖奉養母親，最晚在1917年蒼虬全家亦已自上海遷杭。<sup>155</sup> 南湖與西湖主體之間由蘇堤隔開，與雷峰塔、南屏山等西湖勝景十分接近。雷峰塔當屬蒼虬最為鍾愛的西湖景致，1914年蒼虬與兩位朋友在西湖邊的劉莊小飲，即作有〈廿八日同馬卓群朱先生劉莊坐雨小飲〉一詩，對雨後雷峰塔的「奇景」讚歎不已：

湖面冥濛山背晴。三人水閣坐浮觥。眼前指顧生奇景，虹挂雷峰一道明。<sup>156</sup>

蒼虬另有〈臨江仙〉二首，刻畫出了雷峰夕照與南屏晚鐘、曲院風荷等西湖景致相映成趣的恬淡迷人之境：

修到南屏山下住，四時花雨迷濛。溪山幽絕夢誰同。人間閒夕照，銷得一雷峰。極目寥天沉雁影，斷魂憑證疏鐘。淡雲來往月朦朧。藕花風不斷，三界佛香中。

七十二欄紅不斷，繞廊荷氣深深。斜陽無限付沉吟。塔尖雙卓筆，堤影一張琴。鏡裏秋妝看更好，低鬟密簇瑤簪。晚來天色坐中沉。四圍飛冷翠，都落玉盤心。<sup>157</sup>

<sup>154</sup> 參看謝永芳：〈陳曾壽年譜〉，載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三十五輯）》，頁271。

<sup>155</sup> 參看陳邦炎：〈陳曾壽年譜簡編〉，載陳曾壽著，張寅彭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60。

<sup>156</sup> 陳曾壽：《蒼虬閣詩集》，頁394。

<sup>157</sup> 陳曾壽：《舊月移詞選（附舊月移詞）》，頁153。

花雨迷濛，溪山幽絕，夕照、古塔、雁影、疏鐘、淡雲、藕花、風月等意象齊聚，都沉溺於「藕花風不斷，三界佛香中」的寂靜莊嚴之境，何其迷人。在第二首〈臨江仙〉中，上闕以「七十二欄紅不斷」的暖色調起筆，繼而寫荷花、斜陽，亦均屬暖色調，營造出溫馨之感。上闕結句「塔尖雙卓筆，堤影一張琴」，以筆喻雷峰、保俶二塔，以琴喻堤，特見文人雅好。下闕營造出的則是寧靜淡雅的氣氛，「晚來天色坐中沉」，何其閒適；最終在冷翠、玉盤的冷色調中結束全詞，與上闕的暖色調恰成凌空倒影之筆，頗具層次感。對於一位親眼目睹故國滅亡、經歷切膚之痛的遺民來說，雷峰塔及其周圍的其他西湖美景的確給了蒼虬莫大的慰藉。

此時蒼虬筆下的雷峰塔並未見頹唐之態，彷彿雷峰塔還恍如隔世般地作為靜謐纏綿的山水典範，「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158</sup> 蒼虬在依山傍水的卜居生活中獲得超脫與靜謐。遺民在自己營造的世外桃源裡逃離歷史經驗的作用，真可謂「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雷峰塔的頹唐已是現實，終有一日蒼虬也不得不承認自己所迷戀的雷峰塔只是一座「壞塔」：

蒙茸尖合，帶寒鴉數點，殘照終古。夢想莊嚴愁獨客，欲禮空王無主。  
珠網全飄，金輪半塌，不礙疏鐘度。江山如此，孤標何苦支拄。惟見  
七級檐頹，一鈴舌在，報人間風雨。欲寫荒涼題敗壁，只稱寒山詩句。  
香火緣空，苔碁磴滑，飛錫應難駐。修羅零劫，諸天花散何處。（陳曾  
壽〈湘月·壞塔次樵風韻〉）<sup>159</sup>

《舊月彙詞》大抵按照年份順序編排，編排在〈湘月·壞塔次樵風韻〉之前的是作於1921年初的〈無悶·辛酉元旦〉，而編排在〈湘月〉之後的則是〈湘月·西溪詞人祠堂落成與祭，次映庵韻〉。<sup>160</sup> 據周慶雲《歷代兩浙詞人小傳》所附〈西溪秋雪庵歷代兩浙詞人祠落成祝文〉可知，詞人祠落成於「辛酉九月

<sup>158</sup> 王國維撰，黃霖等導讀：《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

<sup>159</sup> 陳曾壽：《舊月彙詞選（附舊月彙詞）》，頁162。

<sup>160</sup> 同前註，頁161-163。

朔丁酉越二十有四日庚申」，<sup>161</sup> 即知蒼虬〈湘月·西溪詞人祠堂落成與祭，次映庵韻〉詞當作於 1921 年末。編排於〈無悶〉與第二首〈湘月·次映庵韻〉之間的〈湘月·壞塔次樵風韻〉，自然亦當作於 1921 年了。

樵風即晚清著名詞人鄭文焯，著有《樵風樂府》，鄭文焯的原作題為〈湘月·山塘秋集分題得壞塔〉，山塘為蘇州地名，據詞題及內容亦無法斷定鄭文焯所詠之「壞塔」究竟是否確有所指。<sup>162</sup> 但鄭文焯於 1918 年逝世，蒼虬在前輩辭世數年之後次韻其作、並用其題以吟詠頹唐的雷峰塔，其中心態值得玩味。此時蒼虬筆下的雷峰塔，簇擁在寒鴉、殘照、敗壁、青苔等淒涼意象之中。而在蒼虬筆下，塔的主體建築亦殘敗不堪，「珠網全飄，金輪半塌」，何其荒涼，而塔的七級塔簷亦只剩下「一鈴舌在」，這真是慘烈的「修羅零劫」了。雷峰塔呈現出頹唐之態已有數百年了，但蒼虬心中的雷峰塔呈露頹唐之態則是 1921 年前後的事，這自然與蒼虬本人心境的轉變有著莫大關係，或許是因為復辟愈發不切實際，抑或是對動蕩的時局喪失了信心？

然而 1921 年末距雷峰塔倒塌只剩三年，徐志摩曾在 1918 年九月廿九日的日記中描述彼時殘敗的雷峰塔：「塔裡面四大根磚柱已被拆成倒置圓錐體形，看著危險極了。」<sup>163</sup> 1921 年的雷峰塔可想而知定是更加殘破，塔在倒塌前的幾年裡加速變得破敗，這也是客觀規律。蒼虬在心態變遷與塔加速破敗的內外雙重作用下，終於放棄了營造雷峰塔溫馨寧靜的色彩以自我安慰的書寫策略，轉而與殘破的雷峰塔發生強烈共情。遺民「欲禮空王無主」，古塔則是「孤標何苦支柱」，孤獨的遺民與孤獨的「遺形物 (residue)」彷彿互為鏡像，蒼虬在極力書寫雷峰塔的頹唐時，何嘗不是在顧影自憐。

<sup>161</sup> 周慶雲纂輯，方田點校：《歷代兩浙詞人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438。

<sup>162</sup> 鄭文焯：《樵風樂府》（民國二年〔1913〕吳氏雙照樓刻本），卷 1，頁 1 下 -2 上。

<sup>163</sup> 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 13 冊，頁 852。



## （二）幽夢的破碎與修補：陳曾壽的「雷峰塔圮」書寫

1924年初秋，雷峰塔圮，蒼虬悲痛非常，隨即寫下了著名的〈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

鎮殘山風雨耐千年，何心倦津梁。早霸圖衰歇，龍沉鳳杳，如此錢唐。  
一爾大千震動，彈指失金裝。何限恒沙數，難抵悲涼。慰我湖居望眼，  
儘朝朝暮暮，咫尺神光。忍殘年心事，寂寞禮空王。漫等閒、擎天夢了，  
任長空、鴉陣占茫茫。從今後、憑誰管領，萬古斜陽。<sup>164</sup>

該詞曾被葉恭綽選入《廣篋中詞》，<sup>165</sup>後又被龍榆生選入《近三百年名家詞選》，<sup>166</sup>甚至沈西城在香港《武俠世界》雜誌的休刊詞中亦引用了這首詞。<sup>167</sup>在本文的其他章節，筆者已屢次提及這首詞，其所表露出的遺民心態與絕望、悲淒之情緒自不用再費筆墨闡釋。有趣的是，蒼虬對此詞十分珍視，並在不同場合中反覆提及。作為〈甘州〉唱和的發起之作，這首〈甘州〉曾以不同的標題及功用出現在《華國月刊》《國學月刊（上海）》《國聞週報》及《煙沽漁唱》之中。據柳向春〈雷峰塔藏經若干問題芻議〉統計，目前所知陳曾壽題跋過的雷峰塔經卷至少有九卷，柳向春發現了一個「惹人注目」的現象：即目前所知九種蒼虬題跋過的種雷峰塔藏經卷子，都會逐錄這首〈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於卷上，且此詞與其所題卷子的內容「並無絲毫關聯」。<sup>168</sup>蒼虬自幼好佛，詩詞文中亦常見其運用佛典，對《寶篋印經》不該有隔膜的他，如

<sup>164</sup> 陳曾壽：《舊月簃詞選（附舊月簃詞）》，頁166-167。

<sup>165</sup> 葉恭綽選輯，傅宇斌點校：《廣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259。

<sup>166</sup> 龍榆生編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53。

<sup>167</sup> 沈西城：〈《武俠世界》風雨六十年〉，《蘋果日報》2018年12月9日。下載自蘋果日報網站，2021年3月15日。網址：<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181209/2WYBFFDW6YCVIYYI4IXE2KQ6VY/>。

<sup>168</sup> 柳向春：〈雷峰塔藏經若干問題芻議〉，載《古艷遇》，頁128-129。

此倔強地故作錯位、疏離，即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曾是蒼虬「溪山幽夢」的雷峰塔，逐步淪為「壞塔」，再徹底地倒掉，這使得對雷峰塔有著極深戀地情結的蒼虬無所適從、痛心疾首，雷峰塔的倒掉可謂是蒼虬個體生命歷程中的一件重大災難。他之所以反覆徵用這首〈八聲甘州〉並使之自我經典化，即是不斷深化、揭露這場創傷的意義，並表彰心志不曾轉移的過程。除這首〈八聲甘州〉外，蒼虬還寫過不少為雷峰塔招魂的傷悼之作，詞有〈八聲甘州（剔殘磚秋雨逗苔斑）〉〈浣溪沙（修到南屏數晚鐘）〉〈踏莎行（雲縫鋪金）〉，詩有未收入《蒼虬閣詩》的〈題補經圖詩〉二首，一首是起句為「六時鐘鼓近南屏」的七絕，另一首是起句為「哀哉千古古人」的五古。<sup>169</sup> 在雷峰塔倒塌後的一系列傷悼之作中，蒼虬毫不諱言雷峰塔在自己生命歷程中的深刻意義，茲錄其中三首如下：

修到南屏數晚鐘。目成朝暮一雷峰。繡黃深淺畫難工。千古蒼涼天水碧，一生纏綿夕陽紅。為誰粉碎到虛空。（〈浣溪沙〉）<sup>170</sup>

雲縫鋪金，霞邊起鷺。十年魂夢憑依處。人天一例損孤標，蛻身何苦諸天去。廢址樓煙，寒山無語。殘紅一片傷心樹。向來淒黯送黃昏，只今淒黯都無據。（〈踏莎行〉）<sup>171</sup>

六時鐘鼓近南屏，惆悵靈光付杳冥。寥廓心魂無著處，寒釭相對補殘經。（〈題補經圖詩〉）<sup>172</sup>

與夕陽一生纏綿的雷峰塔，又何嘗不是與蒼虬老人一生纏綿呢？蒼虬以「十年魂夢憑依處」形容雷峰塔對他的意義，而當雷峰塔倒塌後，他的心魂似乎也「無著處」了，他只能反覆地詰問「何心倦津梁」、「從今後，憑誰管領，萬古斜陽」、「為誰粉碎到虛空」、「蛻身何苦諸天去」。蒼虬在雷峰塔倒塌前後的詩詞中多見互文性，如倒塌前的「江山如此，孤標何苦支柱」（〈湘月·壞塔

<sup>169</sup> 謝永芳：〈陳曾壽年譜〉，頁 288-289。

<sup>170</sup> 陳曾壽：《舊月彞詞選（附舊月彞詞）》，頁 168。

<sup>171</sup> 同前註。

<sup>172</sup> 謝永芳：〈陳曾壽年譜〉，頁 289。



次樵風韻)與倒塌後的「人天一例損孤標，蛻身何苦諸天去」(〈踏莎行〉)，蒼虬在〈湘月〉中還在因雷峰塔為如此殘破的江山而孤苦伶仃地「支柱」局面感到不值，而當雷峰塔真正倒塌後，他卻哀傷人天同損「孤標」，詰問雷峰塔何苦蛻身而返諸天，這種有些自相矛盾的互文性糾葛，卻真實反映了蒼虬對雷峰塔倒掉一事複雜且沉痛的心態。

遺民視倒掉的雷峰塔為政教存續中斷的象徵，對蒼虬而言也不例外，而除了政治意義上的象徵外，雷峰塔對蒼虬而言還有著私人場域的獨特意義。雷峰塔的破敗與倒掉，對蒼虬而言不僅意味著政治理想失落的創傷，更意味著安撫其失落政治理想的山水漁樵般的恬淡生活亦一去不返了，蒼虬已退無可退。趙汀陽在〈山水與社會的距離〉一文中說：「山水以其形而上的意象申明了自身是大地中社會之外的超越之地。」<sup>173</sup> 蒼虬入民國不仕，卜居杭州南湖，苦心孤詣地營造山水之境，並尋求與山水交感以安撫苦悶的遺民處境，雷峰塔即是蒼虬耗費心血所營造的山水之境，〈臨江仙（修到南屏山下住）〉及〈臨江仙（七十二欄紅不斷）〉等作品所營造的正是一個脫離歷史、逃離社會的靜態桃花源。彼時蒼虬尚有心靈上的遁世之所，直到文字書寫無法迴避、掩蓋塔的頹唐與衰敗，亦無法迴避塔轟然倒塌的宿命時，蒼虬又一次被揭開政治理想失落的傷疤，而與此同時，自己苦心孤詣營造的心靈上的遁世之所也一併粉碎、化為虛空了，這種雙重打擊無疑是毀滅性的。

在〈湘月·壞塔次樵風韻〉中，蒼虬還在感歎「夢想莊嚴愁獨客，欲禮空王無主」，而當雷峰塔真正倒塌後，蒼虬卻倔強且堅毅地「忍殘年心事，寂寞禮空王」，這種直面虛空的勇氣與擔當，也彷彿預示著被強行拖出遁世之所的蒼虬，將再度被拉入歷史與社會的坐標之中。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孤寂、倔強的心態，在蒼虬另一首作品〈浣溪沙·焚香〉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微滓虛空是淚痕。聊憑香篆定心魂。重幃深下易黃昏。學道不成仍不

<sup>173</sup> 趙汀陽：《歷史·山水·漁樵》（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頁88。

悔，此心難冷更難溫。一絲還嫋博山雲。<sup>174</sup>

蒼虬該如何修補幽夢破碎帶來的斷裂呢？他發起〈甘州〉唱和，反覆徵引並自我經典化這首〈八聲甘州（鎮殘山風雨耐千年）〉，收集雷峰塔藏《寶篋印經》的殘卷，繪製〈補經圖〉，孜孜不倦地創作詩詞為雷峰塔招魂，並將這些詩詞題寫在數種雷峰塔藏經卷子上……但這些都不足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對於一個喪失抽象君父本體的遺民來說，既然被命運拋出了苦心孤詣營造的遁世之所，他能選擇的便只有等待時機，再次投身復辟了。

雷峰塔圯後的次年（1925）春，蒼虬至天津清室駐津辦事處謁見溥儀，1927年蒼虬離開自己卜居數十年的杭州，遷居上海。<sup>175</sup>雷峰塔圯後的第六年（1930），受陳寶琛舉薦，蒼虬應遜帝溥儀之召赴津擔任皇后婉容的教師。<sup>176</sup>曾參與〈甘州〉唱和的須社詞侶如胡嗣瑗、周學淵、郭宗熙等人，亦參與了須社迎接陳曾壽赴津的唱和〈還京樂·喜蒼虬至自海上讌集同賦〉。<sup>177</sup>雷峰塔圯後的第八年（1932），是年「滿洲國」成立，蒼虬受溥儀之召數次往返天津與東北之間，最終答應出任內廷局局長。

1933年8月，他的九弟陳識先曾出示一卷雷峰塔藏經予蒼虬舊友鄭孝胥題詞，鄭孝胥在滿洲目睹雷峰塔藏經後感慨非常，當即題有七絕一首：「雷峯已滅藏經出，四十年來事渺茫（自注：光緒乙未一至湖上）。劫後遺民吾尚在，卻看孤塔過遼陽。」<sup>178</sup>而在雷峰塔剛剛傾圮時，鄭海藏亦題有絕句一首：「泉

<sup>174</sup> 陳曾壽：《舊月簃詞選（附舊月簃詞）》，頁166。表露類似心境的句子還有「熏天可待揚灰盡，學道終憐到死迷」（〈往寶應視樸生疾過鎮江作〉）等，參看陳曾壽：《蒼虬閣詩集》，頁77-78。

<sup>175</sup> 參看陳邦炎：〈陳曾壽年譜簡編〉，頁562-563。

<sup>176</sup> 同前註，頁563。

<sup>177</sup> 詳見郭則澐等撰：《煙沽漁唱》，卷4，頁19上-20下。收入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16冊，頁327-330。

<sup>178</sup> 參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477。另參看〈題雷峯塔經卷〉，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410。又，陳識先之生平資料所存甚少，據陳曾壽《蒼虬閣詩集》卷九〈乙亥秋九月至舊京視散原先生〉詩其二之自注「五弟覺先、九弟識先在長春」，可知識先為蒼虬九弟。參看陳曾壽：《蒼虬閣詩集》，頁251。

冷峰飛見到灰，湖壩無復舊崔嵬。偏安殘史何須說，小待真人出世來。」<sup>179</sup> 彼時面對殘山剩水，海藏雖然亦不乏哀慟之辭，但猶存留有一絲對「偏安」的不屑，以及對「小待真人出世」的企盼。「真人」一詞所指不明，然雷峰塔雖圮，埋藏在塔中的藏經卷卻得以千年重光，不禁令筆者聯想到「去家千年今始歸」的「華表真人」——遼東人丁令威，宋人史浩〈採蓮·歇拍〉即有句云「華表真人，清江使者，相從密議」。<sup>180</sup> 這一切似是詩讖，可真當復辟願景看似得以施行，遜清以「遼海新朝」<sup>181</sup>——「滿洲國」的面貌「出世」、「重光」時，鄭海藏又滿懷悲情地慨歎起「空拳冒白刃，非主反為客。拙棋受幾子，此局難對弈」<sup>182</sup>了。

陳蒼虬其實對「滿洲國」這一問題看得更為透徹，丁丑年（1937）五月為張勳復辟二十週年，蒼虬作有〈丁丑五月十三日〉七律兩首，其一末二句云：「分明後劇非前劇，苦語何由訴九泉？」<sup>183</sup>「前劇」顯然是指張勳復辟，至於「後劇」無疑是指滿洲國了。蒼虬雖知事不能成，卻依舊在「事仇難苟同，銜恩敢獨異」（〈題李木公肥遯廬圖〉）<sup>184</sup>的雙重困境中選擇了忠君，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作法，無疑為本就淒涼非常的孤臣孽子之心，再蒙上一層深沈的悲劇色彩。同為遜清遺民，並出仕滿洲國的陳寶琛，較早時有詩句云「月魄在天終不死，澗流赴海料無還」（〈鼓山覓竹坡題句不得愴然〉），<sup>185</sup>用來比擬這種矛盾而決絕、迷茫而清醒的複雜心態，倒是很貼切。集桃源隱逸與忠君復辟為一體的雷峰情結，伴隨著蒼虬一生，不也是此種複雜心態的體現麼？

<sup>179</sup> 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頁18上。

<sup>180</sup> 唐圭璋編：《全宋詞》，頁1251。

<sup>181</sup> 鄭孝胥〈青厓兩山竹雨香城夜飲〉云：「遼海新朝莫苟安，由來事業出艱難。漆身吞炭都經過，憂患餘生亦等閒。」見鄭孝胥：《海藏樓詩集》，頁411。

<sup>182</sup> 鄭孝胥〈雜詩〉其三，同前註，頁415。

<sup>183</sup> 陳曾壽：《蒼虬閣詩集》，頁270。

<sup>184</sup> 同前註，頁206。

<sup>185</sup>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9。

## 五、結語與引論： 關於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研究的若干思考

英國歷史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中對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並通過有意篩選史料、把複雜曲折的歷史簡單化，將歷史武斷地劃分為進步與非進步的「輝格史觀」進行了深度批判。基於批判他說：

歷史學家總是傾向於對過去如何發展到當下做出解釋。但實質上，他能夠做到的唯一解釋，就是向人們具體地展示整個情節，並且通過具體地講述，揭示其全部**複雜性**。<sup>186</sup>

在文學史家處理舊體詩詞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的尷尬處境時，赫伯特所言的「輝格史觀」同樣值得警惕。在新文學史家主導的二十世紀文學史的敘事中，魯迅、徐志摩、張愛玲等人無疑處於雷峰塔倒塌這一公共文化事件的敘事中心，而陳曾壽、樊增祥、俞平伯等人則被簡單地篩選在外。但可惜的是在歷史的背景中，「所有事件卻有可能被平等地呈現」，<sup>187</sup>用美國學者林恩·亨特（Lynn Hunt）的話說便是「同質性」（homogeneity），他說：

時間同質性的假設創造了反覆修改歷史的可能性，以及回到過去，從時間的河流中**打撈**起原先未被注意的事件，使之成為新的敘事中心的可能性。<sup>188</sup>

「從時間的河流中打撈起原來未被注意的事件」，這是多麼迷人的表述。網絡時代的文獻檢索與資源獲取渠道日益增多，筆者亦得以在民國舊報紙、舊期

<sup>186</sup>（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著，張岳明等譯：《歷史的輝格解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16。

<sup>187</sup>參看（美）林恩·亨特（Lynn Hunt）著，熊劍月譯：《史學的時間之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28。

<sup>188</sup>同前註，頁29。

刊、文物圖冊、書畫卷軸、稿抄本、諸家別集、總集等各種類型的文獻中打撈起這些雷峰塔的遺珠及複製品，將這些吉光片羽拼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複雜的，舊體詩人們為雷峰塔圮而放聲歌哭的悲壯圖景。同時打撈起的，還有遜清遺民書寫雷峰塔圮時的模糊、錯位、執著及其處於歷史褶皺中的複雜心態。筆者在考察以《學衡》詩人為中心的1926年西安圍城事件的詩詞書寫時曾指出：「縱觀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發展軌跡，經常能夠尋覓到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照射到舊體詩詞上的投影……舊體詩詞於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記憶留存有其獨特的承載力……」，<sup>189</sup>對雷峰塔圮後曠日持久、聲勢浩大的舊體詩詞創作之考察，又為此語添一有力證據。而舊體詩詞所具備的成熟寫作範式，及其可調動的豐富傳統資源，應是這種獨特承載力的重要來源，而這種獨特承載力也為二十世紀的舊體詩人們提供了一種可能：在書寫重大社會歷史事件時，可以較為成熟地賦予古典資源以「當下性」。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雷峰塔圮」這一公共文化事件中，新舊文學之間壁壘分明，並無顯見的對話意識。但有趣的是，分屬新舊兩個陣營的作者們，賦予了雷峰塔完全不同的兩種形象：一為鎮壓者，一為「龍」。繼而，「雷峰塔圮」這一事件也被賦予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象徵意義：一為鎮壓者的覆滅，一為政教存續的戛然中斷。當然，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種書寫路徑所依賴的文化傳統不同：新文學家對雷峰塔形象及「雷峰塔圮」事件象徵意義的塑造通常建立在民間傳說《白蛇傳》故事上；而舊詩作者們更多依賴的是雷峰塔的「紀念碑性」及「黍離之悲—佛塔—國運」三者間較為穩固的意義鏈條。但值得思考的是，《白蛇傳》的故事膾炙人口，陳曾壽等人不可能不知道；而雷峰塔背後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魯迅等人亦不可能不了解。然而，新文學家和舊體詩人這兩個群體在處理「雷峰塔圮」這一事件時，都選擇性地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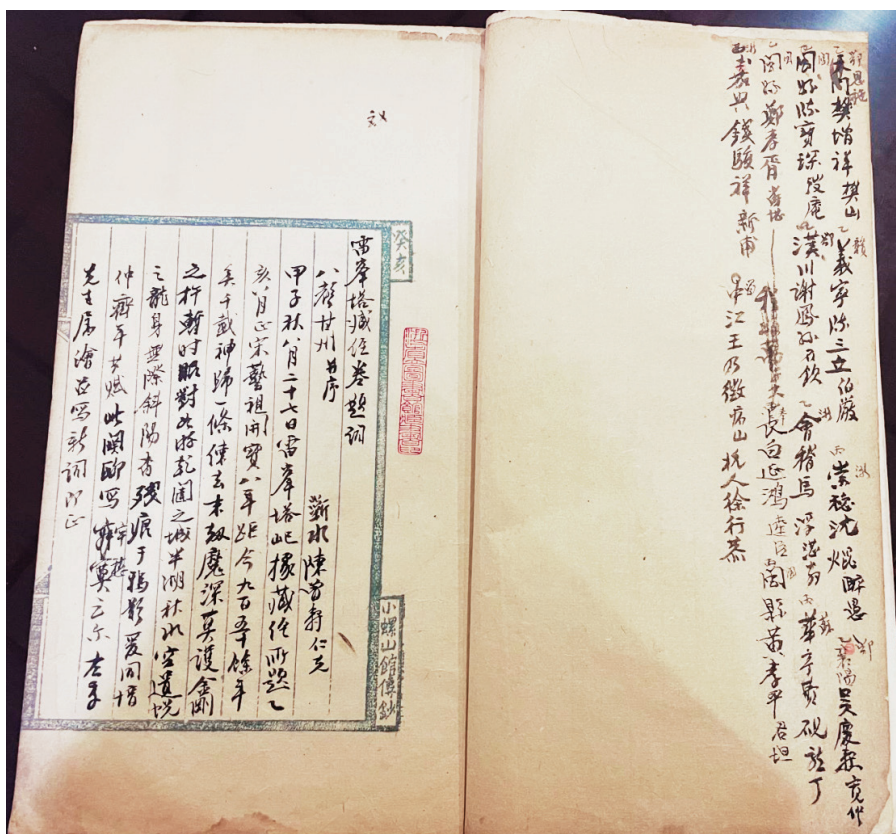
<sup>189</sup> 張子璇：〈望裏煙蕪認漢唐——以舊體詩詞為載體的1926西安圍城歷史記憶〉，收錄於王德領主編：《城市文學地圖（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頁282。



蔽掉了另一種深厚且廣為人知的文化傳統，這種選擇性的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是否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舊文學之間緊張且微妙的關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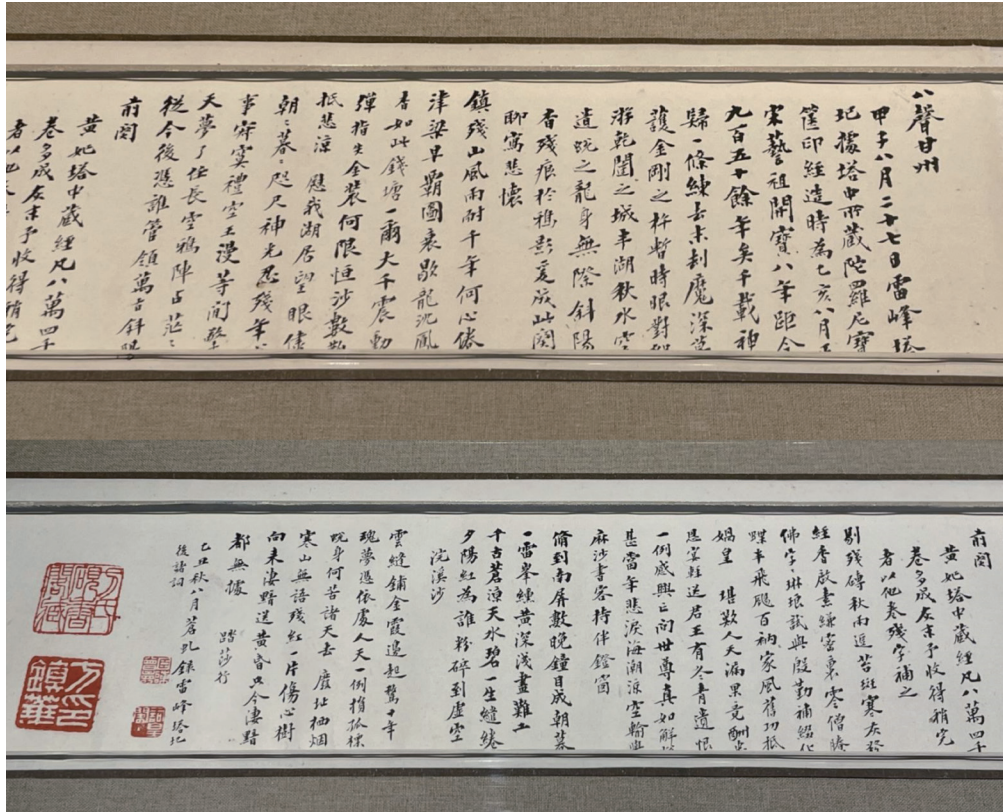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筆者藉此文亦欲探討景觀／名勝的形象與意義是如何在詩詞書寫中形成及嬗變的，並嘗試在公共文化與個體生命兩個維度去思考人、地與詩的互動關係，以及挖掘並梳理這些現象背後的文化傳統。這些同樣重要的話題，筆者在正文部分已詳細論述過了，茲不贅述。

（責任校對：王誠御）



附圖一 浙江圖書館藏《雷峰塔藏經卷題詞》書影





附圖二 陳曾壽手書雷峰塔圮諸詞（見陳曾壽之母周保珊引首之《雷峰塔藏經》卷尾）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釋文：《宋本毛詩詁訓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
- 晉·陸雲撰：《宋本陸士龍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
- \* 北魏·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梁·王筠撰，黃大宏校注：《王筠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註：《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寶篋印陀羅尼經（西關磚塔藏經）》，內蒙古圖書館藏北宋開寶八年版，975年。
- 宋·孔平仲撰，楊倩描點校：《孔氏談苑》，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清·徐逢吉等輯撰：《清波小志（外八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浦起龍撰：《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清·翟灝撰，顧莉丹點校：《翟灝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郭麐：《靈芬館詩二集》，日本東京擁書城明治十七年石印本，1884年。

## 二、近人論著

- GR 生：〈八月廿七雷峰塔圮華祝三檢得塔中藏經袿作手卷囑題卷尾〉，《兵事雜誌》第 128 期（1924 年 12 月）。
- 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 年。
- 丁福保撰：《金剛經箋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丁廣極：〈訪雷峰塔舊址〉，《學生文藝叢刊》第 3 卷第 8 期（1926 年）。
- 上海博物館編：《吳湖帆的手與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 小螺山館傳鈔：《雷峰塔藏經卷題詞》，浙江圖書館藏民國抄本，編號善 003986。
- 王利器等輯：《歷代竹枝詞（初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年。
- 王卓華著：《康熙博學鴻儒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
- 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 王國維撰，黃霖等導讀：《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 王 露：《西湖景觀題名文化研究》，杭州：杭州出版社，2016 年。
- 仁 先（陳曾壽）：〈八聲甘州·西湖雷峰塔圮後作〉，《國聞週報》第 5 卷第 6 期（1928 年）。
-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 石 峻等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漢魏六朝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仲 可（徐珂）：〈踏莎行·雷峰塔圮譜此哀之同劍芝作〉，《國聞週報》第 5 卷第 5 期（1928 年）。
- 孚 川（王廷揚）：〈李君策昭寄示劉君仲夷《題雷峰塔陀羅尼經卷》詩，步和呈李君並呈劉君〉，《浙江月報》第 1 卷第 6 期（1928 年 1 月）。
- 沈西城：〈《武俠世界》風雨六十年〉，《蘋果日報》2018 年 12 月 9 日，網址：

<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181209/2WYBFFDW6YCVIYYI4IXE2KQ6VY/>。

沈其光：〈弔雷峰塔〉，《國學論衡》第6期（1935年）。

吳昌碩等：〈雷峰塔《華嚴經》殘石（外三首）〉，《國學週刊》（1925年2月25日）。

李思純：〈聞西湖雷峰塔圮感賦〉，《學衡》第42期（1925年6月）。

林立：〈群體身份與記憶的建構：清遺民詞社須社的唱酬〉，《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總第52期（2011年1月）。DOI:10.29708/JCS.CUHK.201101\_(52).0009

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DOI:10.978.962996/4801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

林鵬翔：〈浣溪沙·為華祝三題雷峰塔經手卷〉，《江蘇革命博物館月刊》第2卷第4號（1930年11月）。

迦陵：〈甲子雷峰塔圮記之以詩〉，《惠興女中》第5期（1935年3月）。

周慶雲纂輯：《歷代兩浙詞人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易孺著，《永安月刊》編：〈大凡居士遺作一斑〉，《永安月刊》第34期（1942年）。

茲：〈雷峰塔中之預言詩·鐘鼎文碑刻〉，《無錫新報》（1924年11月28日）。

姜丹書：〈題自刻雷峰塔磚硯〉，《揚漂金丹鎮聯合月刊》第5期（1947年1月）。

俞平伯：《燕知草》，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

柳向春：《古艷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

柳敏泉：〈雷峰塔〉，《南社湘集》第8期（1937年9月）。

\* 南江濤編選：《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13年。

姚華：〈八聲甘州·雷峰塔圮，零磚碎甃，時出《寶篋印陀羅尼經》，左季得一卷，屬題〉，《學衡》總第67期（1929年1月），〈文苑·弗堂戊辰詞〉。

袁一丹：〈別有所指的故國之悲——延秋詞社〈換巢鸞鳳〉考釋〉，收錄於趙敏俐主編：《中國詩歌研究（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陳方恪：〈八聲甘州·弔雷峰塔並序〉，《詞學季刊》第3卷第3號（1936年？月）。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

陳邦焯：〈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實學》總第5期（1926年8月）。

\* 陳曾壽等：〈八聲甘州·為周左季題雷峰塔吳越藏經卷子〉，《華國月刊》第2期第8冊（1925年8月）。

陳曾壽等：〈八聲甘州·雷峰塔圮同情仲同年作〉，《國學月刊（上海）》第1卷第1期（1926年10月）。

\* 陳曾壽著，張寅彭等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陳曾壽編著，陳文欣點校：《舊月移詞選（附舊月移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陳麗軍：〈重新發現風景——論浙籍文人對「雷峰塔倒掉」事件的文學書寫〉，《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5期（2015年9月）。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陶在東：〈雷峰塔倒筆記（苗山今昔談之二）〉，《宇宙風（乙刊）》第22期（1940年3月）。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 浙江省博物館編：《遠塵離垢：唐宋時期的〈寶篋印經〉》，北京：中國書店，2014年）。
- \* 郭則沄等撰：《煙沽漁唱》，民國二十二年須社鉛印本，1933年。
- 夏孫桐：《悔龕詞》，民國二十二年朱孝臧刻《滄海遺音集》本，1933年。
- 師 許：〈重遊武林三首〉，《清心鐘》第3卷第7／8期（1925年）。
- 張大千等：〈0697 雷峰夕照並雷峰塔藏經手卷設色紙本〉，雅昌拍賣·大觀——中國書畫珍品之夜·近現代，拍賣公司：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6年11月12日，網址：<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94480697/>。
- 張子璇：〈望裏煙蕪認漢唐——以舊體詩詞為載體的1926西安圍城歷史記憶〉，收錄於王德領主編：《城市文學地圖（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
- 張宏生：〈戰爭書寫與記憶疊加——清代的《揚州慢》創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 張惠衣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
- 〈從西湖到大草原：雷峰塔千年佛經現身內蒙古〉，《浙江在線新聞網站》，2005年2月28日，網址：<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05/02/28/006064076.shtml/>。
- 梁 希：〈題雷峰塔遺影並眎魏丞〉，《校風》第144期（1934年4月）。
- \* 商 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 黃孝紓：〈弔雷峰塔文〉，《時報》（1924年11月2日）。
-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 葉恭綽選輯，傅宇斌點校：《廣篋中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葉嘉瑩：《弱德之美：談詞的美感特質》，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睽 姑：〈弔雷峰塔〉，《唯美》第14期（1936年4月）。
- 聘 儒：〈弔雷峰塔甲子秋作〉，《益世報（天津）》（1925年11月23日）。
- 鄭文焯：《樵風樂府》，民國二年（1913）吳氏雙照樓刻本。
-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 趙汀陽：《歷史·山水·漁樵》，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 樊 山（樊增祥）：〈周左季屬題雷峰塔小書卷〉，《鐵路協會會報》第148-149期（1925年）。
- 樊 山（樊增祥）：〈雷峰塔圮人拾得宋刻殘經不少甫臣獲其一裝成長卷前有雷峰塔圖後有錢忠懿王妃像賦此應徵〉，《鐵路協會會報》第169-171期（1926年）。
- 劉若瑞編譯：《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 蕙 風（況周頤）等：〈八聲甘州·題雷峰塔藏經〉，《野語雜誌》第1期（1925年）。
- 諸偉奇：《古籍整理研究叢稿》，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 潘靜如：〈從太廟到和平公園：清遺民的太廟記憶及書寫〉，《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 龍榆生編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錢 毅：〈八聲甘州·題雷峰塔磚經手卷〉，《風雨談》第10期（1944年3月）。
- 錢 毅：〈漢宮春·詠北平中山公園鸚鵡〉，《風雨談》第10期（1944年3月）。
- 謝永芳：〈陳曾壽年譜〉，收錄於馬興榮等主編：《詞學（第三十五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謝伯陽等編：《全清散曲》，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謝 麗：〈邊緣人與採珠心：晚期常州詞派的上海書寫〉，《河南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第 58 卷第 6 期(2018 年 11 月)。
- 曙 岑(徐行恭):〈為周叟左季題雷峰塔藏經卷子〉,《國聞週報》第 11 卷第 6 期(1934 年 2 月)。
- 顏維琦等:〈千年藏經一朝重光:雷峰塔經卷帶來的文化思考〉,《光明日報》第 7 版(2014 年 10 月 10 日)。
- 覺 龔(徐進):〈弔雷峰塔〉,《津逮》第 1 期(1931 年)。
- (法)羅蘭·巴爾特著,李幼蒸譯:《符號學原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年。
- (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著,張岳明等譯:《歷史的輝格解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 (英)喬治·N·賴特(George N. Wright)著,何守源譯:《中央帝國》,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 年。
- (美)巫鴻(Wu Hung)著,蕭鐵譯:《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美)巫鴻(Wu Hung)著,李清泉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美)林恩·亨特(Lynn Hunt)著,熊劍月譯:《史學的時間之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年。
-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志丞等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
- F.M.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千年中國城市史:蘇州的形態、時間與空間概念)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 4(1973).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Z.-Sh, et al. (1925). Bashengganzhou: Wei Zhou Zuoji ti Leifeng ta wuyue cangjing juanzi [Bashengganzhou: Inscribing on the scroll of Leifeng Pagoda sutra (the Wuyue period) for Zhou Zuoji]. *Huaguo Monthly*, 2(8), 1-3.
- Chen, Z.-Sh. (2009). *Cangqiuge shiji* [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Cangqiu penthous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Chen, Z.-Sh. (2018). *Jiuyueyi cixuan (fu jiuyue yi ci)* [The selected works of ci poems by Cijiuyue hut (With ci poetry collection of Jiuyue hut)].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Guo, Z.-Y, et al. (1933). *Yangu yuchang* [Fisherman's songs in misty rain on the Gu river]. Tianjin: Xushe edition.
- Lin, Zh.-H. (2009). *Minguo nai diguo ye: Zhengzhi wenhua zhuanxing xia de Qing yim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enemy state: Qing loyalists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New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Nan, J.-T. (Ed.). (2013). *Qingmo minguo jiuti shici jieshe wenxian huibian*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on traditional poetry socie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Shang, W. (2020). *Tixie mingsheng: Cong Huanghelou dao Fonghuangtai* [Writing on landmarks: From Yellow Crane Tower to Phoenix Terrac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Xiaoluo shangguan. (n. d.). *Leifengta cang jingjuan tici* [Inscriptions on the scroll of Leifeng Pagoda sutra]. Xiaoluo shangguan edition. Stored in Zhejiang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era)
- Yang, X.-J.(2010). *Luoyang qielan ji jiaoshi*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for Records of Luoyang Buddhist templ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 Zhao, T.-Y. (2019). *Lishi, shanshui, yuqiao* [History, landscape, and fisherm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臺大中文學報

(第七十九期抽印本)

## 為誰粉碎到虛空：1924年 「雷峰塔圮」事件的詩詞書寫

張子璇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出版